

說小俠武篇長

# 逃刑傳

冊二第 著羽春徐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1137B

徐春羽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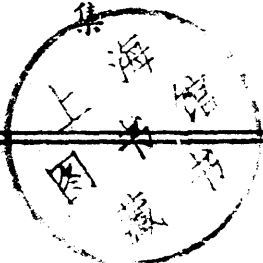
小武  
說俠  
逃

刑

傳

第二集

勵力出版社印行



武俠長篇名著

逃刑傳

第二集目錄

續第四回

哀王孫都頭遭縲絏  
念公子莊主探監牢

第五回

青雲渡父子逃刑  
黑風崗王孫避難

第六回

三寸紙驚走虎狼役  
一封書惡化鸚鵡林

第七回

丁立智取愁鷹澗  
金威醉入打虎溝

第八回

汶上縣一令施威  
黑風崗雙雄除虎

武俠長篇名著 逃刑傳第二集

徐春羽撰

續第四回 哀王孫都頭遭縲絏 念公子莊主探監牢

劫奪要犯，爾等有多大胆量？不要走，也隨俺到官家去一趟吧！」那兩個小孩子同聲喝道：「潑賊！殺不盡的兇徒！怎敢欺俺老師，俺等正欲拿你替俺師父報仇！」說着兩個人早已亮出兵器，齊奔許都頭而來，原來那許都頭早已把事瞧料，在大家吵嚷喝湯時候，自己便先藏車下了，後來見大家被那漢子麻倒，又見那兩個小孩子撲向囚車而來，方才搭話，誰知兩個小孩子，一個用鎗一個使劍，早向自己風車般舞了過來。那個漢子，便從湯担上扯出扁担前來助戰，許都頭一聲喊道：「住手，且聽俺一言！」那兩個孩子道：「你說！你說！」許都頭道：「你等此來，想是聽了姓苗的支配，來救王先生的吧？」兩個小孩道：「是便怎麼樣？」許都頭道：「既是，你等不來，俺也正想放他哩！你們來得正好，便幫着俺把他放了吧！」那兩個小孩道：「你却不要騙俺。」許都頭道：「騙你們兩個小孩子則甚？你們來看！」說着過去便先把王先生的繩索扯斷了，王先生向許都頭道：「看都頭這個意思，想是要放咱王某走路嗎？」許都頭道：「怎敢！小人

也是因爲這個飯盤子，家裏又有老母幼子，一時撇不下，不的時候，俺便隨從主子走了，現在趁着他們未醒，主子急早去吧，不然他們要是醒來，或是路上有了行人，便有許多不便了！」王先生道：「恁地時，豈不連累了都頭？」許都頭道：「小人自有主張！」王先生道：「如此倒累了你了，還有一件，咱是承你放咱走了，咱的幾個徒弟，求你也是一併成全了吧！」許都頭搖一搖頭道：「這件事却不敢違命，俺想州裏既然肯已開脫，到了府裏也不會便定偌大罪名，有俺許宏在，幾位小英雄挫了一根寒毛，找俺姓許的問話，此時天已不早了，主子們快走吧！」王先生聽到這裏，把脚一踉，向華梁等幾個道：「你等就暫受一時委屈吧，咱自會來救你們！」說着向許都頭致了一聲謝，便領了小芳，大成就走，小芳忽的往那邊一看，向王先生道：「先生且先行，待俺將這賊骨頭剝了！」王先生急忙一把扯住道：「你要殺誰？」小芳把手向那邊一指道：「師父難道沒有看見那個賊兔子姓馮的也倒在那裏了嗎？這件事就是那賊兔子鬧壞的，平常也不知道害了多少人，今天還不趁他睡熟，把他剝了，豈不省得他再害人？」說着，提劍便走，王先生喝道：「且慢！這件事須鹵莽不得，要知今天的事，咱等原無真贓實證，他便把咱等抓到官裏去，也沒有死的罪名，如果要半路把他等一殺，那時無罪也有罪了，況且，這許都頭又答應替咱設法，開脫咱等罪名，你如果現在把他們一殺，不要說是咱等走

不開，就是那許都頭咱也有些對他不起哩！快快隨咱走了吧！」小芳卻是咕都着嘴，還是先前那個漢子喊道：「王先生，曹姑娘，周四少，還不快走？那邊有大隊的人來了！」王先生聽了，慌忙拉了小芳大成，向許都頭把頭點了一點，和那漢子早穿進樹林而去，那許都頭見他等去遠了，却不去管那囚車上的人犯，便也走到那邊，將身臥倒，假裝和大家一樣。這時樹林子外面，早已人聲踏踏，聽聲臨近，就聽有一個人喊道：「車在這裏了！」跟着跳進一個人來，是個兵丁打扮，手裏提了一條馬鞭，似乎是在找什麼人，陡的看見許都頭等躺在地下，便不由喊了一聲道：「總爺快來！果然出了岔子了！」又聽外面有人應聲道：「什麼事？這樣大驚小怪？」那個兵丁道：「總爺你……看……許都頭……和這些都倒了！」許都頭這時已然看出是高鳳標，便益發的不敢動一動，把個眼兒死併在一處，又從嘴邊上漾出些吐沫來，又聽高鳳標道：「怎麼這些人都失了事？你們快去看看差事丟了沒有」兵丁答應去看了回報道：「旁人全在，只是走了姓王的。」高鳳標聽了，把頭點了一點，趕緊派人從旁處取些涼水來，從許都頭起排着個兒灌了下去，不多時，只聽東方德嚶呀一聲道：「怎的這樣好困？」把眼一揉忽的坐起道：「嚶呀！不好。」抬頭一看高鳳標，便趕緊向前請安道：「大人什麼時候來的？」高鳳標却把于一指他道：「你等怎的便弄成這種樣子？現在正犯已然丟了，這便如何是

好？」東方德叩頭道：「大人：是俺等不合一時貪圖口腹，竟至被賊人瞞害，望大人饒恕死罪！」這時馬龍夏斌等也都醒了，聽說把差事丟了，心中也自吃了一驚，便都跪下哀求高鳳標設法，高鳳標叱道：「你等怎的便這樣不中用，這一些事兒，竟鬧得這般模樣，看你等回去怎生交待？」大家都一齊向前請罪，高鳳標道：「向俺行禮則甚。還不快快整頓到府衙裏去？」大家便答應一聲，把囚車推去，高鳳標把眼看着許都頭，許都頭便忙捩過身去，高鳳標益發瞧料了，不一時已到府衙，東方德先進去向知府說了，一時傳出話來，二堂候審，這知府原是旗人，名叫克哩布，人却極其刁鑽古怪大家聽了，便帶了華梁等走進二堂，這時那知府坐在堂上，好不威風，先傳許都頭回話，許都頭只得硬着頭皮走了過去，先請了安，便把如何到華家莊，如何進莊拿人，如何差役被獲，如何高總兵進莊，捕獲數人，怎樣送到州裏，怎樣半路大家貪圖吃湯，怎樣受了暗算，怎樣走脫犯人，怎樣又遇見總兵救醒，說了一遍，復又請安請罪，那知府聽了，只微微一笑道：「你說的俺都聽清楚了，可是句句實言？」許都頭道：「不敢瞞哄大人！」那知府陡的把臉一變道：「哇！膽大許宏！你有多大智量？敢在本府面前鬧鬼？真是不知自愛，到底收了姓王的什麼好處？竟敢私放國家要犯，還不快講！」說着早把個「驚堂木」拍得震天響，許都頭不防那知府會問出這樣話來，陡的吃了一驚，繼而一想，這件

事他又沒有目覩眼見，須不要叫他用詐語詐了去，便復又向前請安道：「大人說的話，小人担待不起，其實也有些不大清頭，還求大人明白示下！」那知府聽了哈哈一笑道：「諒來你也不肯說實話，東方德何在？」東方德應聲從屏風後面轉出道：「伺候大人。」知府道：「你向前和許宏對來！」東方德笑向許都頭道：「都頭這件事，俺便對都頭不住了！依俺之見，都頭還是實說的好，不的時節，難免大人要動怒了！」許都頭道：「呸！東方德，俺昨天不是跟你在一起的，你拿人，俺也拿人，你入莊，俺也入莊，你被人灌倒，俺也被人灌倒，如今差事丟去，你怎的便在大人面前，道俺的壞話？哦！俺也瞧料了，你不過打算謀俺這都頭，儘可明言，俺許某自願交朋友，拿這都頭結識了你，亦怎的便敢誣賴好人？要知俺是同你在一起的，俺若放走了犯人，那你也是同謀哩！回大人話，小人不知他說些什麼？請大人問他！」東方德聽了哈哈一笑道：「都頭；這便是你的不是了！你道俺是跟你在一起的，這話倒一點不錯，樹林子裏面，都頭沒有喝湯，俺也未敢喝湯，都頭和姓曹的動手，俺和姓王的講話，俺都聽得明明白白，難道姓王的不是都頭放走，還是俺放走的嗎？都頭：你還是實說了好！」那知府早把一箇籤都丟在地下，向堂下衆役喊道：「這廝不說實話，快把他收了起來！」許都頭知道這事鬧穿綳了，不認這筆賬，也賴不過去，便坦然向那知府道：「那姓王的便是俺放去的，因



俺敬他是條漢子，現在既被查出，俺願領受罪名便了！」那知府這時却又收了怒容，換付笑臉，向許都頭道：「許宏：不是說你，你也太熱心腸了，那姓王的既是與你相識，你便應當在未逮捕之先，悄悄送信，使他走掉，怎的反在逮捕以後，才想開脫他？你想他是國家密拿要犯，你就這樣輕輕的把他放了，難道就沒人問了不成？依咱勸你，你既是把他放了，他現在住在什麼地方？你一定是清楚的，你可以說出他現住在什麼地方？咱便派人去拿，把他逮捕到案，那時便沒有你的事，依然把你放了，至於那姓王的呢，咱只要看看倒底是不是國家欽拿的要犯，咱自想法開脫他，也不使你落一個「賣友求榮」，你看咱這話說得可是嗎？許都頭一聽心裏着實好笑道：「這都是俺使剩下的着兒了，他倒拿來騙俺，真是可笑！」想到這裏，便向那知府說道：「大人待罪役，其實可感，只是俺和姓王的，不過激於一時義憤，放他逃去，至於他現在住什麼地方，罪役委實不知，不敢胡亂朦混！」那知府聽到這裏，便又把那一番喜容，收得乾乾淨淨，嘿嘿一陣冷笑向許都頭道：「你這廝既是恁地不識抬舉，咱便對你不住了！來呀！把許宏釘肘收監！」兩旁衆役答應一聲，早把許都頭帶下去了，那知府又把華梁等都叫上來細問了一遍，也叫押了下去，散堂之後，便吩咐把東方德請了進來，那知府叫他坐了，便向他道：「今天這件事却虧了你，只是咱看主犯姓王的在逃，空拿着這幾個小廝，有什麼用

處，這件事還須用一番心，總要把姓王的拿到，不知你可還有什麼主意？」東方德欠一欠身道：「是！這件事端須考慮，在林內裝醉的時候，也曾聽見許都頭和姓王的說話來，委實是素不相識，那姓王的究竟逃往何處？這件事倒真難根尋，就是問許都頭時，恐怕他也未必真說，這件事總須另想一個辦法才好！」那知府道：「咱看這件事，姓華的斷不會不知情，趁姓華的尚未醒腔，今晚你便帶人去往華家莊探聽一回，倘若那姓王的復又逃回那裏，便即速將姓王的和姓華的一併拿來，這件事情，就交待下去了。」東方德道：「還是大人高見，今晚下役便去。」說着辭了走去，來到班房，向幾個夥計一說，這幾個夥計裏頭，夏斌，馬龍，平常便和東方德不對，今天一見許都頭爲他下在牢裏，心裏益發的不痛快，見他這種大模大樣，越發覺得討厭，便高仰臉睬也不睬他，這內中有一個小夥計名叫耿幼峯，因爲走踏有些墊腳，人送外號叫耿歪子，平常見了許都頭，恨不得替許都頭鋪牀疊被，一口一個許大叔，叫得許都頭有些不過意了，今天一見許都頭被押入監，他便改了口道：「俺就知道那許宏幹不出好事來，終久會把人頭耍下來的，你們看怎麼樣？這是國家要犯，那裏可以隨便就把他放掉的呢？說不定，裏頭許很撈摸了幾文哩，」一句話未完，只聽吧的一聲，又響又脆一個巴掌熱火火的早打在臉上，只聽得罵道：「你這不要臉的歪胚子，平常許都頭待你不錯，怎你反覆無情，硬生生給

許爺安賊名兒，八成你又爬到高枝上去了吧，俺却看不慣這懶賴樣子哩！」說着吧吧又是兩巴掌，耿歪子抬頭一看，原來正是馬龍，不由得捂着兩腮道：「馬爺：有話儘可說，怎的便動起手打起來了，你吃的是皇家的餉，俺也吃的是皇家餉，須不受你姓馬的烏氣，俺自家有嘴，喜說誰便說誰，你須攔阻不得，俺又沒說你姓馬的，須用不着你來替姓許的出烏氣，你是好漢子時，不會去把牢門劈開，把姓許的放出去，却來尋俺的煩惱怎的？」馬龍大怒，只隨手一叉，早把耿歪子叉倒舖上，便真個叮叮噹噹的打了起來，夏斌雖然不滿耿歪子，却怕馬龍真格把他打成重傷，也自不便，看他已然着實挨了幾下，便趕緊過來把馬龍拉開道：「自家弟兄有什麼說不開？怎的便動起手來，沒的鬧急了，叫人家聽見，端的什麼意思？還不快點撒開？」說着連忙把馬龍扯開，恰好這時東方德正從外面進來，一見馬龍夏斌，便把眉頭一皺復一笑道：「這件事還須你們哥兒兩個幫俺一步哩！」夏斌道：「什麼事情？」東方德咳了一聲道：「還有什麼事呢？適才大人吩咐下來，叫俺同衆位兄弟再往華家莊去一遭，探一探姓王的是否仍在那裏，叫俺等將他緝捕到案，俺想那姓王的，恐怕此時已然不在那姓華的家裏了，此去也不過捕風捉影，徒勞往返而已，不過這是上官的命令，說不得，祇好大家辛苦一趟吧！」東方德話言未了，只聽馬龍喊道：「東方德！要去你去，姓馬的不去，你若有力量的時，可以把俺

撒了，或是把俺也押起來！」東方德一聽便是一楞，知道馬龍向來爲人過於耿直，却也不理會他，倒趕緊向他道：「這件事是大人這樣吩咐下來，並非俺假傳聖旨，這件事辦下來時，也不是俺一人受賞，難道不是大家光彩，何必這樣使氣哩？」馬龍聽了把眼一瞪道：「什麼烏大人？俺吃這份糧，便管這份事，便受他指揮，俺若辭去這烏事不幹，他是什麼撮鳥，敢來用俺！俺和他還不是一樣人？什麼叫大人？俺還是大人哩，從今天此時起，俺就不幹了，你再休拿什麼大人來嚇俺，俺是不買這本賬的！」說着從桌上抓起帽子就要走，夏斌連忙站起攔住他道：「老馬：你總是這樣暴躁，你且坐下再說！」東方德借了這個台階，也來相勸，不提防，馬龍向他叱道：「你躲俺遠些，俺却看不過你這般勤樣兒，留着到堂上見了你的大人使去吧，俺馬老爺是有骨氣的漢子，兀自有些看不慣，」說着又向夏斌道：「大哥：你願吃這碗飯你吃，俺是不再吃這碗牢什子飯了，什麼人的氣都要受，什麼人的話都要聽，俺姓馬的不願意伺候小人，你只放俺去，不的時候，恐怕偶有舛錯，那時更連大哥你這意思也埋沒了，你還放俺去好！」夏斌道：「要走俺兄弟一路走！」說着便拉了馬龍道：「走！俺和你去見大人去。」東方德這時着實覺着不是意思，但是沒有辦法，只好隨他們走去，但是今天晚上夜探華家莊，再要短了這兩個，益發沒有人辦事了，正在籌思之際，忽聽有人喊道：「東方上差在屋裏

嗎？」東方德一聽，不由喜出望外道：「此人回來，俺無憂矣！」便趕緊搭腔道：「在屋裏，請進請進！」外面答應聲中早走進一個灰撲撲的漢子，年紀約在三十上下，精神奕奕的從外面走了進來，向東方德道：「俺方纔聽得看牢的石二哥說是你們許都頭，因為什麼放走王先生，只吃相公收在監裏，上差便頂了許都頭的缺了，真是可喜可賀，不枉你費了多日心機，居然把這個美差弄到手了，俺真是服了你了，現在有事沒事，沒事且和俺到章二娘家去吃三杯，章二娘家今天下得好大活蟹，走，走！」東方德被他一陣胡噪，也不知如何應付才好了，只得撇開身子道：「左二哥：你先不要扯，有話慢慢說，俺只問你，什麼叫俺用多少心機？怎麼忽然又管俺叫起上差來？端的是怎樣一件事？」那漢子道：「俺那知道你這本賬？這全是看牢的石二哥對俺這樣說的，俺那裏懂什麼上差下差，一總也是他教俺這樣說的哩！」東方德聽了點點頭道：「這就是了，只是俺今天有事，不能到章二娘家去吃酒，如果要吃酒時，俺自去叫他們買來，也買些好大活蟹，便請你在這裏吃三杯如何？」那漢子道：「那怕不好，只是少個姑娘們兒，俺須吃不爽快哩！」東方德道：「怎的？姑娘兒？……左二哥……你若能幫俺一步時，俺便日日沽酒你吃，夜夜着小娘兒伴你哩！」那漢子把拳頭向桌上一搥道：「東方小子，有話只管說，只要俺能辦時，若不幫你俺便是個龜！」東方德聽了不由大喜，却先不向他糾纏，

忙叫進一個兵丁來，到外面買上三斤好酒，稱上五斤大蟹，那兵答應自去，這裏東方德却一拉那漢子道：「左二哥：請你到屋裏來，俺有話講，」兩個人到了裏間，東方德早向那漢子一揖道：「左大哥：這件事必須幫助俺則個！」那漢子道：「你有話只管說，何必這樣吞吞吐吐？」東方德道：「如此說時，大哥已然答應了幫忙。」遂將知府怎樣吩咐他今晚再探華家莊，馬龍夏斌如何不去，都一一告訴了那漢子，那漢子道：「俺還當着什麼遮天大事，却原來就是這一點小事，且和你吃了酒，去見俺娘，只要俺娘肯放俺去時，俺自幫你便了！」東方德見他應了，自是喜之不勝，便先謝過，這時酒已買來，東方德便和那漢子喝了起來，正在吃得正酣之際，忽見外面人影一晃，東方德忙問是誰，外面答應一聲是我，耿歪子便從外面走了進來，東方德問他有什麼事？耿歪子却笑了一笑道：「回都頭得知，事却沒有什麼事，只是馬龍夏斌兩個，方才去見大人，要辭去差事，大人不准，馬夏兩個竟自不辭而別，適纔稟過大人，大人十分着惱，便命俺和紀大屏接他兩個的事，俺兩個已然見過了大人，特來參見都頭！」說着早已請下一安，東方德才知道馬夏二人果然辭了差事，不知怎的心中倒有些忐忑不安起來，這時那漢子却飛一杯過來道：「東方德小子，且乾一杯！」東方德忙接過來飲了，剛要再問耿歪子一句什麼話，只聽外面一陣大亂，忙喊一聲不好，急撤出身來往外走時，却不防和外

而走來一人，撞在一起，登時兩人全翻，東方德急忙爬起，看時，正是那新補進的夥計紀大屏，氣急敗壞的向東方德道：「不好……好了……牢裏來了，兩個探監的，把相公打……壞了外頭圍了許多人，大概要不……好……都頭快去……」東方德一時摸不着頭腦，只覺得有些怔忡忡的，這時那耿歪子已然緩過氣來，復又向東方德道：「都頭還沒聽清楚嗎？適纔相公查監，查到平字第十七號監，忽然聽見裏面有人說話，進來看時，裏面有一個灰塵滿面的漢子，爬在地下向那姓華的小官大哭之下，後面那人約摸有三十多歲，却嘴裏不乾不淨的罵四六句子，那時相公問起他是那裏來的？什麼人放他進來？他說是看牢的石二哥放他進來的，他就是那姓華的小官的父親華紀文，相公轟他出去，那時惱了那漢子，回轉身來，便向相公一拳，相公一時不備，却被那人掀翻在地，相公便喝令將那兩人拿下，誰知這時外面却擁擠了有三五百號人，口裏吶喊着，打算擁進牢來，相公便命俺來請都頭前去，都頭要快些去，不的時候，便真個要鬧出事來呢！」東方德聽到這裏方算明白，便忙把耿歪子一推道：「你看你這樣慢騰騰的，却怎的這樣沒個緊慢！」說着便又趕緊跳進屋去，一看那左二哥正喝得起勁，見了東方德把個杯子一揚道：「小子，先來喝一杯！」東方德道：「且慢着！現在相公在監裏出事，快去！快去！」左二哥把杯子一推道：「怎的，俺剛吃了你一口酒，怎的便有事來了？說不得，

吃人的嘴短，且和你走遭！」說着把杯子一推，用手一扶桌子，橫身一躍，便到屋外。於是東方德在前，左二哥在後，一直逕奔監牢而來，離着監牢不遠，只聽裏面喊聲一陣夾着些銅鑼聲響，東方德急忙一扯左二哥，來到圈外，只見密密層層圍得風雨不透，東方德急忙分開衆人，挺身入內，但見知府官兒站在一旁，左右都是些兵丁，再往對面一看，只見華二當家氣勃勃的站在那裏，身後頭站着一個瘦長漢子，手裏挽着一對護手鈎，雄糾糾的往這裏看着，東方德先上前去向知府請安道受驚，知府看見東方德便似有了主心骨一樣，便向他把手一擺道：「東方德速速把這廝和姓華的拿着再說！」東方德答應一聲是，便把背上金背刀卸下，交在手裏，然後用手一指道：「對面來人，怎敢暗入監獄，私窺人犯，難道爾就不怕死嗎？趁早留下姓名，束手就縛，俺家相公，或者饒你無知，恕你死罪你若仍然不知自愛，抗敵官兵，怒惱你家都頭，定當將你碎屍萬段，使你死無葬身之地！話已說完，快快通名受死，」誰知那漢子聽了，却嘿嘿一陣冷笑道：「哇！住了你這烏嘴！俺昨天已然向你通過名姓，今天無妨再告訴你一次，俺姓苗，名正義，在這山東地面兒，人送外號叫倭俠官苗二倭子，只便是俺，你要是曉事的，今天便結個相識，放俺兄弟幾個一條路走，不然動起手來，刀槍沒有眼睛，傷了你，你却怨不及俺！」東方德一聽，心中說他真要是苗二倭子，那真是說不上來，只得跟他拚



一下子再說，想到這裏，便拿手裏刀一指道：「哇！苗正義，你卽然稱爲俠客，便應當知道時務，怎的倒幫着匪人攪擾官家呢？依俺良言，趁早退去，俺在相公面前，替你說句好話，放你逃走，也就罷了，不的時候，相公如若見罪，那時俺便要對你不起了！」話猶未完，只聽知府一聲怪叫，急忙回頭看時，知府已直豎豎的躺在地上，東方德不由大大吃了一驚，急忙捨了苗二僂子，來扶那知府，却是作怪，那知府便像中了邪的一般，再也轉動不得，緊閉着眼睛，鐵青着臉，一哼也不哼，再往腿上看，却釘着一隻小小短箭，才知道苗二僂子不是一個人，益發慄慄不安，只好硬着頭皮吩咐跟隨的兵丁，先把知府抬到裏面去，二次提刀再找苗二僂子時，那裏還有踪影，知道苗二僂子已經趁亂走了，却不得不說一套響亮的話兒，表示自己是一個人物，遂把單刀一橫道：「你們看見那潑廝那裏去了？難道說吃了什麼熊心豹胆，敢到這裏討野火……」一言未了，只覺身後有人一拍自己肩膀道：「在這裏！」東方德陡的一驚，急忙撒身，並不看後面來的什麼人，回手便是一刀，這一刀還是砍個正着，却怪那人並不應刀而倒，反將自己虎口震了一下，正待再換第二刀，只聽對面那人笑道：「東方小子，真有你的，這一手刀真狠，若不俺皮糙肉厚，怕不來一個攔腰斷嗎？」說着又是一陣哈哈大笑，東方德一聽口音，那裏是什麼苗二僂子，再一細看，原來正是自己約來的幫手小羅漢左奎左二哥。

赤着個膀子，穿了一件「汗衫兒」，手裏提了一對把兒短頭兒大的八楞紫金錘，張着大嘴向東方德一味直笑，東方德道：「左二哥：你往那裏去了，怎的却在這裏？」左二哥笑道：「你這小子把俺擱在那裏，你却走了，俺又沒拿兵器，只好先回家去一遭，一來拿了這錘，二來也告訴俺娘一聲，俺娘聽說是幫你拿反叛，倒不曾攔住俺，俺到這裏却沒有看見一個賊影兒，倒看見你在這裏唱「大江東」俺才應了你一聲，你這小子就是一刀，你那裏知道，却正砍在俺的錘上了呢！真是，你們那位知府呢？」東方德猛的一聽，呵呀一聲不好，回頭便跑，倒把左二哥又輕輕的扔在這裏，東方德來到裏面一看，內堂已然成了喪棚，知府的太太姨太太小姐少爺都守着那知府旁邊，哭個不住，東方德不敢冒然向前，只得先向一個婆子說明，叫他去回稟知府太太，那知府太太正在急得無計可施，聽得東方德便似得拄心骨一樣，急叫他快快上前查看，這時東方德先上前請了安，再到床上一看，只見那知府臉如白紙，出氣短促，便真個像要死一般了，東方德知道是毒氣發作，倒是毫驚慌，便向知府太太道：「大人是受了毒器之傷，幸下役有藥在此，諒於性命無礙，請夫人放心吧！」說着從身上掏出解藥，叫婆子取過涼水，一半敷好，一半服下，真是好藥，不一時，只聽那知府一聲喊道：「快把他們拿住，哎呀！痛殺我了！」那知府太太看見知府已然醒了過來，方才化啼為笑，那姨太太們便也全擠了

過來，你一言，我一語，惟恐怕那知府沒有看見自己，東方德只得硬着頭皮向知府太太道：「大人服藥才醒，神志最怕擾亂，下役斗膽，請夫人們暫時少來和大人說話，不的時候，病後傷氣，調治上便大不便了！」那知府太太聽了，只得領了這一般姨太太們坐在一邊，那知府看見東方德，便忙問方才的事情怎麼樣了，東方德先說了請罪的話，然後說出這一千人犯現已逃跑，靜待今晚前去再探華家莊把他們個個拿回，知府點頭，又吩咐他格外小心，東方德答應出來，來到班房，一看耿歪子正和紀大屏那裏高談闊論，只聽耿歪子說道：「兄弟：這也不是俺給人家吹大氣，你瞧人家東方都頭，那個樣子，就比許都頭透着精明，旁的不講，就說人家辦姓王的這件差事，夠多漂亮，那許都頭也是油蒙住了心，怎的便想起私放國家要犯，這一來不大緊，只怕這腦袋要搬家了？」又聽一個粗嗓說道：「誰說不是呢？就說在松林子裏喝湯，怎麼大家眼看着東方都頭一齊喝的，怎的他會沒被迷倒呢？這件事據俺看這東方都頭或者還許會點法術哩？」又聽耿歪子笑道：「老紀！你說着說着就離了板了，那東方都頭又不是法官，那裏會什麼法術，這件事在當時不過是朦住了，現在一想也就明白了，那賣酒的漢子挑的一担湯，不是有兩桶嗎？先前我們喝的那一桶，原是沒放毒藥的，等到後來大家一搶第二桶，那時那漢子不是假作着急，把個手用力的拍嗎？安知不是在那個時候下的藥呢？東方都頭既是

留心，必已看出破綻，却也假作不知倒臥在地，倒是許都頭結果上了一當呢！」只聽那個粗嗓子笑道：「對，對，你說的兀自有理，下回再遇見這個事，俺也喝前桶，不喝後頭那桶了！」東方德聽了不由好笑，趕緊放重脚步，一掀簾子走了進來。耿歪子等忙起來讓坐，東方德却道：「不消，不消，兄弟們多歇一回兒，便隨俺到華家莊走一遭！」一言未了，只聽簾外喊道：「還有俺呢」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回 青雲渡父子逃刑 黑風崗王孫避難

原來正是小羅漢左奎左二哥，用手一指東方德道：「咦！你倒弄得好玄虛！把俺丟在那裏，你却連影子都不見了，什麼時候到華家莊去？俺還要回家去問俺娘一聲哩！」東方德道：「左二哥不是方纔已向家裏去過，怎的又要回去？」左奎把桌子陡的一拍喊道：「咦！這纔奇哩，俺回家自有俺的交代，須用不着你這樣囉嗦，俺就是一個媽，俺不去看他，誰去看他？俺媽已然偌大年紀，俺若再不趁這時候去看他，還要等他死了去哭他不成，你既嫌俺囉嗦，俺只辭了你，便去看俺媽去了！」說着氣勃勃的站起來就走，東方德趕緊上前攔住陪着笑道：「左二哥是怎樣脾氣，一句話不等說完，便要作惱，俺不過說是如果家裏沒有什麼事，便差一個人到家裏去送一個信，二哥就在這裏暢飲幾杯，

方纔也沒有吃好。」左奎道：「你這小子倒是好意，俺是非回去看看，放心不下哩！最好你也同俺走遭，更省得俺媽總是放心不下。」說着拖了東方德便走，東方德道：「左二哥不要拖，這成什麼樣子？俺自隨你去就是了！」於是左奎在前，東方德在後，出了府城，不一時，來到一個山脚下，只見一片蘆葦，掩着幾間茅屋，從塘邊走過去，正是左奎家中，左奎這時看見房子，也不顧東方德，便緊走幾步喊道：「媽呀！俺回來了！」只見從草房裏走出一個老婆婆來，見了左奎便說道：「奎呀，你往那裏去了？怎的這時才回？」左奎陪着笑道：「俺方才不是給媽說過了嗎？府裏那個東方小子，不是約俺去拿反叛嗎，因此回來晚了，」那婆婆道：「哦，是的，你是向俺說過，不過俺却一時忘了，呵！奎呀：說了半天，這反叛倒底姓什麼叫什麼？犯的什麼事呀？」左奎道：「真是俺便忘記告訴媽，這個反叛就是那華家莊華二當家……」一言未了，只聽嘆咿一聲，老婆婆早已摔倒在地，左二哥急忙上前攙起道：「媽：你敢是走滑了？……」左老婆婆醉的就是一口，睡了左奎一臉，用手一指道：「你這畜生，媽是怎麼跟你說的？叫你在外面多交幾個好朋友，怎的偏偏去交些無來由的狐朋狗友，倒拿活菩薩當反叛，像你們這樣無法無天胡作非爲，總有被天公報應的一天，自從你三歲時候，你父親去世，做媽的好容易把你養到這樣大，活到這般年歲，還不肯叫做媽的得個好死，俺還要你則

甚？」說着復又痛哭起來，左奎急得臉黃，又不敢辯白一句，只得跪在地下央告，足有一頓飯工夫，左老太婆才止住了哭聲，用手一指道：「濕透了的，儘在地下跪着則甚？難道你沒有氣夠俺，還要多氣俺些怎的！」左奎趕緊站起，忙用手一攙左老婆婆道：「媽，不要生氣，兒子再也不管他人的事了，」左老婆婆道：「也不是俺不准你管閒事，只是不要被那般豬狗利用就好了！」左奎這時再也不敢作一聲，便跟鏟了嘴的葫蘆一般，天已然漸漸的黑了上來，左奎伺候老婆婆把飯用過，老婆婆坐在床沿上，左奎掇了個小杌子坐在一旁，母子兩個只管瞎談個不休，左奎忽的聽見一個人喊道：「老弟，這就是你的不是了！既是請不下假來，你也應當給俺一個信兒呀，怎的來了一個面兒不照呢？」左奎一聽，陡的一驚，趕緊站了起來，待要往外面去，望了望左老婆婆，復又坐了下去，三番兩次，起坐不定，左老婆婆問道，「奎呀，你爲什麼這樣六神不安的呢？」左奎只得硬着頭皮道：「媽呀：俺說了媽却不要生氣，方才兒子從府裏回來時候，府裏那個東方小子，就是那回保俺出獄的那個東方小子，也跟俺來了，只是聽媽說話，便把他忘了，這時想是他等不及却在那裏喊起來了，兒子想出去告訴他一聲，叫他回來，不知媽肯叫兒子去嗎？」左老婆婆啐的又是一口道：「說你是畜生，簡直硬不像個人，那東方上差對你有救命之恩，人家到了門口，你怎不快快請人家進來，真是惹人生氣，」

左奎道：「媽：你不要生氣，兒子自去請他進來便了！」趕緊來到蘆塘對面，抬頭一看，那裏還有什麼東方德？却見兩個人打着赤膊，扛着農具一路說笑而來，只聽一個說道：「你就是這種猴兒花的脾氣，總喜歡沒事瞎嘈嘈，人家剛在家裏說兩句話，你就是這樣一路俵喊，也不怕被旁人聽見，倒疑心怎樣似的。」只聽又一個說道：「你倒怨起俺來了，你要是早些出來，那個願意喊你？」兩個人一路說着一路走過去了。左奎才知道方才聽見就是這兩個人說話，那裏是什麼東方德說話，又向蘆塘那邊喊了兩聲，依然不見有人搭腔，只得慙回，向左老婆婆一說，左老婆婆道：「你這真是蠢才，一些事都被你弄糟，今天也就不提了，等到人家再有找着你的時，你千萬答應幫助要緊。」左奎只得唯唯記在心裏，再說東方德，在蘆塘外面，等了半天，不見左奎出來，來到臨近一聽，正趕上左老婆婆罵左奎，並且聽有幫着反叛拿菩薩的話，自己一想，三十六計，走爲上策，不要鬧上一鼻子灰，因此便偷偷溜掉，乃至回到府裏一看，天色已然黃昏，左奎既然不能幫忙，自好再去找人，便到了班房，向自己幾個得力伙計一說，耿歪子頭一個向東方德道：「都頭：俺倒想起一個人來了？」東方德急急問道：「誰？」耿歪子道：「既是小羅漢不肯幫忙，都頭何不去找吳七爺來幫一幫？」東方德道：「真的，怎便忘了他？只是他的手下，却遠不如小羅漢手裏來得了，現在也只好去找他，但是，現在他

就跟沒有准地的兔子一樣，一時那裏去找他？」耿歪子道：「只要都頭想找他，那却容易得很，只是小可便辦得來！」東方德道：「恁地時，你就快去一遭，等你回來，也就可以動身了！」耿歪子答應一聲，抓了一頂帽子，拿了三五兩銀子。忽忽的逕向翟寡婦家走來，這翟寡婦原是一個土娼，因為上了年紀，便在家裏買了幾個女孩子，做那皮肉生涯，當時耿歪子推門而入，只見裏面靜悄悄的，聽不見一點人聲，心裏不由納罕道：「怪呀！難道都出去了不成？」便又走過穿堂，來到後面，還是聽不見人聲，這時屋裏已然點燈，瞥見窗上人影一幌，心裏不由一喜道：「俺就知道是不會沒有人的，且待俺聽一聽這廝可在這裏？」只聽屋裏一個女的說：「你這兩天，怎的連個面兒都不照了呢？」只聽得一個男的說道：「還講什麼照面不照面，只這兩天俺手頭便連五兩頭都拍不出，那裏還有閒心緊向這裏跑！」耿歪子一聽，正是吳七的聲音，便隔窗戶喊一聲道：「吳七哥：好興致呵！」屋裏吳七聽見，急忙開門出來，見是耿歪子，却不由大笑道：「歪子來得正好，這兩天七老子恰有些不方便，先借給十兩頭，讓俺到小二姪家再去博一博！」耿歪子道：「這却對不起，俺今天是找七哥借一步說話，身上並未帶錢，須有些對七哥不住！」吳七一聽，把眼睛突的一瞪道：「姓耿的，七老子向來沒有和你開過口，今天頭一次，就吃你老大釘子，你怎的便這樣看七老子不起，既如此時，快快滾去，



不要惹七老子動氣，敬你一頓好皮鎚！」說着便用手來叉耿歪子，耿歪子忙陪笑道：「七哥且慢動手，俺還有好講。」吳七道：「你講！你講！」耿歪子道：「進一步講話！」吳七怒道：「俺就惱你們這種藏頭露尾的，有什麼不可以明說，你只管講！」耿歪子只得笑着把東方德派他來請吳七夜探華家莊的話說了一遍，那吳七哈哈笑道：「俺當是什麼大事，原來叫俺夜探華家莊，回去對你們東方小子講這件事俺却去不得，你也快快滾吧，不的時候，俺便要敬你幾拳了！」耿歪子一時摸不着頭腦，又恐他真是動起火來，要與自己難堪，正在逡巡之時，忽聽屋裏那個女兒嬌滴滴的喊了一聲七爺，吳七便趕緊走了進去。竟把耿歪子扔在院裏，這時却聽屋裏，噦噦噦的聲音，再聽聽那女兒兒竟自嚶嚶哭了，忽聽吳七一聲喊道：「你不要哭，待俺先打發了這姓耿的再說！」只見屋門一啓，吳七已從裏面大踏步走了出來，耿歪子剛說得一聲不好，急忙撒步要走時，早吃吳七一把握從脊骨抓住，口裏却喊道：「不要走，七老子有話講，」耿歪子被他捏得生痛，不由得喊道：「七哥，且請你放下手來，有話儘可商量，」吳七把手一放，耿歪子站腳不住，仰面跌倒，躺在地下，咕着眼睛看着吳七，吳七道：「俺來問你，如果俺跟着你們到了華家莊，把姓王的拿來之後，你可有什麼好處給俺？」耿歪子道：「那自有好處，俺家相公自會奏知皇上，給七哥大大一個官兒……」話猶未了，被吳七兜頭一口啐道：

「呸！還不閉了你那鳥嘴，誰要做什麼牢什子官，一天便連頓飯都吃不靜，俺只問事完之後，便能出多少銀子給俺去博一博，且爽利說明白！」耿歪子趕緊說道：「有銀子，有銀子，這只在俺身上問，」吳七聽了把手向耿歪子指道：「如此說時，你還不快領俺前去，却賴在地下怎的？」耿歪子趕忙爬了起來，領着吳七來到府裏，這時東方德已然等得心急，見了耿歪子跟吳七，自是喜出望外，便急吩咐幾個得力夥計，收拾整齊，一同奔華家莊而來，不一時來到莊外，找了一個樹林子，大家便商量怎樣進莊？當下東方德向耿歪子道：「這裏面要以躡蹤越跳說，當然要以你爲最精，沒有什麼話說，今天這個探看虛實的事兒，你總要辛苦一趟了！」耿歪子道：「要說是爬低上高，俺却不能說是不會，只是要遇見一個扎手的，俺就沒法使了，這件事還須都頭再派一個人，隨俺一同進去，似乎才能把牢，」東方德道：「既待如是，你便跟吳七哥一同進去吧！」耿歪子聽了，却把個頭搖得像播浪鼓一般道：「不妥！不妥！他那個拳頭俺是吃過的，一言不合，就可以和俺翻臉，那時俺須吃不住他那大碗般的皮鎚，」東方德才待還言，吳七喊道：「歪小子，俺怎的把你打怕了？今天這是官家事，俺若損你一根毫毛時，俺便姓你那個耿，如何？」東方德道：「幼峯：你還有什麼不放心嗎？」耿歪子道：「恁地說時，俺便隨七哥走遭。」當時二人把衣服換好，辭了衆人，竟向莊門而去，這裏東方德又吩

附紀大屏道：「你帶十個弟兄，藏在莊後松林之內，倘若王某人從此地逃去時，可用絆馬索截拿，只是不要傷了他的性命。」紀大屏答應也帶十個人走了，東方德一看左右還有十幾個夥計，便向他等道：「你等可隨俺跳進莊牆暗探虛實，只是個人都要小心！」東方德帶了夥計，也便向莊門而來。單說耿歪子和吳七兩個，兩個人來到莊門，一見莊門業已緊閉，二人取出飛抓，抓住牆頭，跨腿上去，一見裏面黑洞洞的看不見裏面一點亮地，趕緊用飛抓由牆下地，躡着腳兒轉過正房，來到後面一看，只見大房旁邊，有一間小小房屋，裏面却有燈光，兩個人擊掌會意，齊奔小房而來，只聽裏面有一個人說道：「老五啊：你喝一盅，這兩天真是累得脚鴨子都朝天了，幸得莊主今天把事情辦完了，你我還不該喝幾盅嗎？」只聽又一個人說道：「話雖這樣說，自從那天夜裏兵乒打了起來，俺心裏老是有些啾咕，要依俺語，你還是少喝的爲是，倘若那般猴腮子又來，又要吃東家說話！」又聽一個說：「俺聽說今天大當家進省去了，大約這幾天裏還保不定要鬧出什麼事來呢！」說到這裏，底下的聲音，便慢慢的低了，耿歪子急忙一拉吳七，繞過正房，來到東跨院，只見角門虛掩，裏面隱隱露出燈光，二人連忙繞到房後，縱身上房，爬到前簷，只聽屋裏有人說話，一看正是那白天幫着華二當家探監的那個漢子，一個却正是那華二當家，只聽華二當家說道：「辛兄：你看俺好好一個人家，只被那無知

小輩，便弄得這樣四零五落，柱兒至今還押在府裏，想他年不滿十五，便受這囹圄之罪，雖然俺家哥子，到省裏去挽人說項，想來亦非易事，倘有三長兩短，叫俺怎生得過！」

只聽那漢子道：「哥且慢着慌，且等大哥回來再講。倘若狗官執意做對，且看俺給他一個厲害！」又聽華二當家道：「那王先生既是半路被人救去，怎的此時不回？這件事須是俺連累了他！」又聽那漢子說道：「王某人既是逃走，想必不致再落狗官之手，只是却須防備那狗官派人來到這裏攪擾哩！」又聽二當家哈哈一笑道：「這倒無須防備，俺想這州裏府裏，他們緝捕人犯，總要有個罪名，難道說坐在家裏，便硬生給人安上一個罪名不成？」只聽那個人笑道：「這俺也不過防他們這一着，其實就讓他們多來幾個，又能怎樣？不也是給俺多添一個磨刀的傢伙而已！」這時耿歪子方要去扯吳七，誰知吳七再也耐不得，早已跳將下來。耿歪子方叫得一聲不好，不想這時吳七早已喊了出來道：「華二當家聽了，俺吳七今天奉了府裏太爺之命，前來捉拿私盜國寶的要犯，如若姓王的藏在這裏，快快叫他出來受縛，若果他已然走了，就請二當家告俺一條去路，俺便自去尋他。」耿歪子聽了好生納罕，怎的他和華某人是個老交兒呢？再看華二當家已然從裏面走了出來道：「俺道是誰，原來是大珠兒，你嘴裏說些什麼？俺全沒有聽明白？」耿歪子才知道他們果然是素識，那吳七剛要說明來由，這時却惱了屋裏那個怯大漢，

只見他一提身形，從座上站了起來，一縱身，已到院心，只見他向華二當家道：「華老弟，你且退後，待俺來料理這廝！」也不待華二當家發話，便跳進當中，向吳七只一指道：「哇！你這廝姓甚名誰，深更半夜，私入民宅，究竟是個什麼渣兒？快講！」吳七一看此人，一切都跟自己彷彿，便用手裏單鞭一指道：「你要問俺，姓吳，名宗武，人送外號野人熊的是你家七老子，今天俺是奉了府裏老爺之命，到此捉拿盜國寶的要犯，你是什麼人，胆敢干預你七老子的事情，俺看你也是一條漢子，依俺相勸趁早退去，不要惹你七老子性起，拿你當了墊檔兒的！」那個漢子聽了哈哈一笑道：「俺正要找那狗官算帳，你來得正好，合是俺辛飛走運，却碰你這送禮的，休走，吃俺一斧！」話到斧到，吳七一閃身，躲過迎門一斧，喊一聲來得好，抖手就是一鞭，向辛飛左腿纏去，辛飛縱身躲過，進步扁斧就往兩脅砍來，吳七側身閃過斧頭，進步兜頭又是一鞭，辛飛用斧子把一橫，立斧便劈，吳七撤身，斧頭便空，就勢抖手一鞭向辛飛太陽穴砸來，辛飛往下坐腰低頭，躲過鞭梢，才待舉斧進招，只見從正面房上白幌幌一宗東西，直奔面門而來，喊叫一聲不好，趕緊撤身一閃，只聽嘩拉一響，已然落在地下，用斧頭一挑，原來是一把鑰匙，跟着從房上縱落下一個人來，手拿鐵尺，來取辛飛，辛飛獨戰吳七，尙且不能得利，再加上一個耿歪子，益發有些支架不住，正在危急之際，只聽噹的一聲，

角門早已掉下一扇，從外面飛進一個大漢，手裏拿了兩柄八楞紫金錘，大喊一聲：「那裏來的烏人敢來騷擾華家莊？知時務的，快快滾你娘的！不的時候，可來嘗嘗小羅漢的雙錘！」說着噹的一聲，錘碰錘火星亂迸，耿歪子一見喜出望外，點手喊道：「左奎爺來得正好，快快幫俺捉拿那這廝！」只聽左奎呼笑道：「瞎了眼的撮烏！你把小羅漢當作什等樣人？想這華二當家乃是此方善士，萬家生佛，雖是三尺嬰孩，也知道他老人家，是好人，怎的偏偏你們這般撮烏，一天吃飽了飯，閒得沒有事做，便這樣無事生非，來此蕪惱他老人家，今天依俺相勸，快快退出莊去，饒了你等不死，不然只俺這對錘一擺，只怕你等難逃公道！」耿歪子正在想一句什麼話，還未曾說得出來，只聽吳七一聲喊道：「潑大漢，你是什麼烏人？便敢這樣烏煙瘴氣？歪子這個怯條子，待俺料理那廝！」耿歪子剛要說是使不得只見吳七一鞭早向左奎當頭砸下，左奎喊一聲來得好，却不躲閃，看看鞭已臨近，揚左手錘格住單鞭，右手錘早已搶進，向吳七左脅打來，吳七急忙撒鞭閃步，左奎左手錘又到。吳七喊一聲不好，急忙坐腰矮身，剛剛把錘躲過，饒是還把頭上的巾子掃去，耿歪子撇了辛飛，搖動鐵尺，來到二人當中：橫尺一攔，口裏喊道：「二位且慢動手！」兩個便跳出圈子，左奎雙錘並舉，猶有餘勁，吳七却提定單鞭，喘氣不止，耿歪子向左奎道：「左二哥：從那裏來？東方都頭想也快到了，有話儘可好說，

怎的便動起手來？」話言未了，只聽角門邊喊道：「什麼事？找俺東方德則甚？」說話之間，從外面跑進十幾個人來，忽的便把院子圍了，左奎見了東方德，便哈哈笑道：「東方德小子來得正好，俺正要問你話哩！今天這件事，如果能看俺的面子，不來騷擾華家莊，留着這個好兒，將來俺自知報答你小子這點好處，如果一定要拿華二當家，去貪圖富貴，那時須由小子先將俺拿住，那時俺便許你們將華二當家拿去，小子你可曾聽得明白？」東方德暗着笑道：「左二哥：這話不可這樣講，想當先俺也曾救過二哥困難，怎地此時便這樣反復無常，豈不怕人笑罵？依俺相勸，今天幫俺把那姓王的拿住，回去見了府裏太爺，自有嘉賞，不的時候，你可自去，兩面全不管，免得傷了你我弟兄和氣！」左奎把眼一瞪道：「呸！你且閉了你這烏嘴，你要是打算認識俺這朋友時，你使不該來害好人，今既不肯聽俺良言相勸，就不要再提起兄弟二字……」話猶未完，只聽角門外又有人喊道：「東方都頭：大事不好，方才有人私入府衙，劫去昨天所收人犯，並在太爺堂上，寄柬留刀，現在府裏大亂，太爺命俺等來找都頭等急速回去哩！」東方德一聽，真是嚇得魂飛天外，慌忙的向衆人等喊道：「且休戀戰，快隨俺奔回府衙要緊！」說着也不顧華二當家及一千人等，竟帶了耿歪子吳七飛奔而去，這裏辛飛向華二當家笑道：「真個應了苗二哥的話，現在俺等便快快走了吧。」華二當家道：「辛兄且慢，待俺

問一問這便是誰？」遂向左奎道：「兄台何人，怎的便來助俺華某？」左奎把從錘往地下一擲道：「華恩公便忘了小人，小人名叫左奎，恩公尚記得當年在七里堡和潑皮廝三拳打死鎮街老虎劉小義的左德勝嗎？那就是小人的父親，俺媽曾對俺說過，當年小人父親打死劉小義吃了官司，多蒙恩公搭救，那時俺父親才得活命，一向使小人來報，只是不得機會，偏巧昨天東方德小子去求俺相幫他廝打，那時小人母親才說起恩公有救命之恩，使俺前來送信讓恩公快快躲開此地，誰知是俺來遲的反累恩公受驚，小人罪該萬死，現在恩公意欲何往俺願保恩公前去，不知可使得嗎？」華二當家正待說兩句客氣話，旁邊辛飛顯出不耐煩道：「二當家總是喜愛這文縐縐的，俺看左兄也是豪爽之人，待俺替你說實了吧！」說着向左奎道：「左大哥：俺叫辛飛，俺哥哥名叫苗正義，適才是俺大哥定計，准知今晚府裏必來二探華家莊，便吩咐俺在此等候，苗大哥帶了兩個師姪，還有王先生去到府裏營救幾家小姪子，約定事後在青雲渡見面，現在事情已然完了，俺等便趁此走了吧！左大哥；你願意去，便也一同走遭，」華二當家急忙攔道：「不可！不可！」辛飛道：「這有什麼要緊，也值得急到這個樣子；怎的不行？」華二當家道：「辛兄那裏知道？俺等現在已成無家可歸之人，自以逃青雲渡爲宜，左兄家有老伯母，豈可隨俺等瞎跑，依俺看時，左兄端須早些回去，那東方德既見左兄在此幫俺，難免不



遷怒到老伯母身上，倘若那時果真出些差錯，叫俺等何以爲人？左兄還是早回爲是，我自自有後會之期！」左奎當卽答道：「如此說來就請恩公保重，俺便轉去了。」說着提了雙錘急急轉身而去。華二當家向辛飛道：「想不到今天倒得了他的接濟。」辛飛道：「二當家講的是，那吳七一根鞭端的了得，若不是他時，俺也難得便宜，」二當家道：「這時大概已經差不多了，俺快去青雲渡吧，不然苗二哥又要等急了。」於是辛飛在前，華二當家在後，邊說邊往門外走來，將將出得角門，只見眼前似乎有個人影一晃，華二當家陡的想起，便向辛飛道：「辛兄快走兩步，俺這裏還有兩個家人未曾發付哩。」及至來到正庭耳房一看，不由咦了一聲，原來那兩個家人，已然一個不見，華二當家還要去尋時，倒被辛飛勸住，只得深一脚淺一步走了出來，正走之間，忽然辛飛要大解，他讓華二當家在林子外面等他，他却進去小解，華二當家在外面等了半天，不見他出來，這時天色已然都有些發亮了，遠遠已然聽見有人走動，未免有些心急，沒奈何只得跑進林子裏面一看，不由得怪叫一聲不好，原來那辛飛已然蹤跡不見，這一驚吃得不小，心知裏面已然出了事故，但是又不敢高聲喊嚷，便想趕緊回到青雲渡再作計較，誰知裏面早已轉出一個人來截住去路，向華二當家一笑道：「華二當家才來嗎？俺已候駕多時了，在下叫紀大屏，便是這府裏一名下走，只因適才府裏鬧出劫牢反獄的事來了，是俺

奉了老爺之命，請二當家到府裏談幾句話，就手請指示個道兒，便是方才跟二當家在一起的那位好漢，已被俺請到府裏去了，就請二當家同俺走一遭吧！」華二當家這時才知道是這樣一件事，便笑着向紀大屏道：「紀都頭這話真是有些取笑了，想俺華某，與府裏爺們，從不相識，怎的走了響馬，要來找俺華某問主意，這豈不是天大笑話？便是俺那朋友，也是俺多年一個老相知，一向作生意，今日恰是路過此地，前來找俺說上幾句話兒，誰知偏偏遇見都頭，還望都頭一併放却，華某感恩不淺！」華二當家話猶未完，那紀大屏便嘿嘿一陣冷笑道：「姓華的俺看你是一個漢子所以才向你講些朋友話，你是識相的，就應痛痛快快隨俺前去，怎的你倒這樣支支吾吾，你休推睡裏夢裏，你們打算夜奔青雲渡這些高策，俺已全都聽見了，這時須由不得你說不去哩！」說着話竟從身上一抖，亮出一根鎖鍊，便要來索華二當家，華二當家撒身往樹林裏便跑，誰知腳下一絆，摔倒在地，紀大屏哈哈一笑道：「姓華的：你還想跑嗎？」一縱身也跳進樹林，方用腳一蹬華二當家脊背，喊一聲夥計們快來時，只聽後面答應一聲：「在這裏！」斗大拳頭一落，紀大屏早已一個跟頭摔了下去，這時華二當家早已趁勢扒起，就着星光一看，那個打紀大屏救自己的漢子，正是那小羅漢左奎。連忙喊道：「左兄怎的還沒有回家，却又來救俺華某危困？」左奎說：「是俺聽了恩公之言，正待回家探望俺的老母，誰知剛

剛出了角門，就看見了三五條黑影。俺一時好奇心盛便追了下來，原來正是同他們夥伴商議半路截阻恩公，俺看他等藏在樹林之內，俺便也躲在裏面，誰知恩公果然從這裏路過，俺那時便想出頭，又恐怕驚走了這個潑廝，就隱在後面未動，這時那辛大哥摸黑進了樹林，却被這廝們作了手脚埋倒，又見這廝們來欺恩公，是俺忍耐不住，便攔翻這廝，俺就惱的這種人，無禮無義，無上無下，就知道欺壓良民，軋取油水。俺見了這種人，就恨不得，把他剝成幾段，方是心思。」說着又是兩拳，紀大屏爬在地下，連大聲都喊不出，只是吭哧不已，華二當家連忙攔住道：「左兄且看愚下薄面，饒了他吧！」左奎脚兒一起，紀大屏早已滾出好幾步，怔怔柯柯，才待拔步便跑，左奎用手指道：「回來！這時須由不得你走哩！」紀大屏只好遠遠的站着。華二當家道：「左兄何必跟這狗一般的人生氣，還是煩左兄進林內把俺辛兄找出，俺也好一同走路。」左奎道：「便宜了這廝，還不快滾回去報信去？」紀大屏抱頭鼠竄而去。華二當家才同左奎走進樹林。左奎忽的叫一聲苦，原來不只辛飛不見，便是那府裏幾名夥計，也都不見了影子，華二當家也自吃驚不小，正和左奎對哏一聲的時候。忽聽林外有人嘆的一笑，左奎急忙縱身跳出，從腰間拔出雙錘，噹的一聲響亮，嘴裏喊道：「潑無賴！那裏走？快還俺人來！」華二當家也便跟着走了出來，只見道旁放着一個手車子，上面睡定一人，左奎向前一聲

喊道：「潑無賴：休要裝佯，且吃俺一錘！」說着一錘當頭打下，華二當家才喊得一聲使不得時，左奎一錘早下，只聽得嘍咚一聲，左奎早已跌翻在地，那車上的漢子，依然酣睡未醒，華二當家知道事有蹊蹺，便趕緊上前，攔住左奎不得動手，再向車上一看，不由咦了一聲道：「原來是他！」便上前用手一搖道：「苗二哥從那裏來？」苗二侂子猛的一翻身道：「真的好睡，怎的二當家到此，俺便連一點影子都不知道？」華二當家道：「苗二哥先莫取笑，待俺來替你見一個朋友。」說着便手向左奎一招道：「這便是救俺小兒出獄的苗正義苗二哥。」又向苗二侂子一招道：「這位左奎左二哥，今天救俺出險的，二位多多親近才好。」苗二侂子道：「原來是左二哥，謝謝方才賞俺一鎚。」左奎這時好大不是意思。華二當家恐怕兩人鬧僵，便向苗二侂子道：「苗二哥不要說些沒正經，倒是把怎樣到得這裏，和俺講一講吧！」苗二侂子笑着說，華二當家和左奎都喊道痛快痛快。原來自那日王先生被獲之後，苗二侂子便和華二當家商量，怎樣救他出險，後來還是苗二侂子想出一條計策，便叫他們把看門的老王叫來，教給他怎樣配好梅湯，怎樣兜頭去賣，怎樣下藥，布置妥貼，便使他到城外去等又叫曹小芳，周大成兩個人跟隨前去，如果看見麻翻差役，便趁勢打劫囚車，曹小芳，周大成領命去後，苗二侂子又向華二當家說他家裏老太太已然上了年紀，禁不住驚嚇，便想起自己有一家結義

兄弟住在青雲渡，便把老太太送在那裏去住，就命辛飛他陪同華二當家前去探監，好分衆人的神，吩派既定，大家便都依計而行，頭一個便是老王同了大成小芳兩個，假扮賣湯之人，果然一下便着，依着大成小芳還要把一般小兄弟一齊救走，後來看見高鳳標帶着人馬來到，才救了王先生去，苗二侖子便和王先生計議，先離開華家莊，就請華二當家和辛飛在華家莊等候官人來尋事，王先生和苗二侖子便到府衙去救一般小兄弟，這時府衙幾個有名的早已都上了華家莊，到了那裏一點未費手脚，就把幾個小兄弟連都頭許宏一齊救出，苗二侖子又到府衙寄柬留刀警告知府，然後才推了預備的車子去到華家莊，接應華二當家，恰好來到這樹林子外面，聽見辛飛和華二當家講話，便都把車停住，大家便四散偷聽，後來看見辛飛和紀大屏絆倒，正待出去，又見左奎出頭，救了華二當家，大家便到樹林裏面，把府裏幾個小夥計一齊網住，推出道旁小溝裏面，苗二侖子又叫他們都躲在遠處，自己喊了一聲却躺在車裝睡，以及怎樣嚮倒了左奎都說了一遍，華二當家不由叫聲痛快，却又問道：「那麼他們這般人，現在何地？」左奎道：「兀那不是？」手一指處，早見幾條黑影，躡上崗來。原來正是王先生許都頭，華梁，張興霸，尤俊英，方天玉，周大成，曹小芳，餘外還有兩個不相識的人，苗二侖子急替引見道：「這二位也是許都頭一起兄弟，一位夏斌，一位馬龍，」又一個個依次見了，華梁這時却

抱住華二當家哭個不住，還是王先生向前攔住道：「只因王某一入，却連累諸兄受苦，真使擔當不起，今天雖承諾位將咱救出，那官家豈肯就此罷休，勢必還要來尋癘惱，傷咱一人事小，再若拖累諸兄，於心怎甘，咱想就此辭別諸兄，另尋他處，度此殘生。」說着一壁唏噓，一壁便真個要下崗辭去，這時華二當家早已向前一把扯住道：「王爺且慢，聽俺華某幾句糊塗話兒，自從王爺駕臨敝莊，也是俺心粗眼拙，未曾看出王爺大駕，便累王爺一向屈尊，又復失於察看，使無知家丁，惹起偌大糾紛，幸喜諸兄幫忙，王爺大駕未損秋毫，俺華某正想多伺王爺幾天，藉贖前失，怎的王爺便率然說出要走的話，難道王爺是見疑了嗎？」華二當家話猶未完，旁邊走過辛飛，楞楞的向王先生道：「俺也不懂什麼叫王爺不王爺，俺想此時姓華的爲你弄得家破人亡，月夜奔走，姓許的爲你丟掉差事，就是俺和俺苗哥哥，爲你也兀自不易，怎的你這時說走便走，自然嘍，你自孤身一人，那裏住你不下？你却不想這些人便應該如何處置？俺是糊塗人，不懂得說話，只是俺心裏有話，不讓俺說來。又兀自有些難受！」辛飛正在興高彩烈高談闊論之際，忽聽旁邊啐的一聲，有人哭了起來。大家聽得一楞，回頭看時，正是小羅漢左奎，辛飛上前問道：「左二哥：難道是中了邪，怎的便好端端哭了起來？」左奎道：「俺本是奉了俺媽的話來救華恩公，如今華恩公雖已救得，只是俺媽却在這裏再住不得，一時

却又無法想，這却怎生區處？」說着又復哭了起來。華二當家道：「真是俺忘却了這一個着，這事端須想個好辦法哩！」苗二侖子道：「這件事俺倒有個辦法，方才華二當家不是談及王爺的事情嗎？第一現在王爺不可以走，在王爺的意思，自以躲開這裏，免得連累華二當家，其實這却不然，就是王爺從此遠去，難道官家便會放輕華二當家不成？這時華二當家爲着王爺已然弄得傾家敗產，無路可走，就是俺等也願跟從華二當家之後，和王爺在一起盤旋，依俺看，王爺此時，萬不可走，又要找着一個能夠藏身的所在，眼下便可無妨，最好大家此時已然見着華二當家，也就不必再去華家莊了，趁着天色未亮，急去左二哥家便連左老太太也一同請到青雲渡，然後再作計較如何？」王先生道：「這件事承諸位成全，當然感激無量，不過却拖累諸兄了！」辛飛喊道：「什麼拖累不拖累，大可不必放在口頭，只是俺等怎樣前去，却要快些，不的時候，天色一亮，路上便不好走了。」苗二侖子道：「你總是這般急性子，什麼事總也要商量一下。呵呀，許都頭，跟馬夏二位貴眷可是在城外？」夏斌道：「這事却不勞過問了，只在昨天俺二人辭差之後，便把家小都移出去了。」苗二侖子道：「如此甚好，便煩三位和辛兄弟送華二當家去青雲渡，俺等便去迎接左老太太，少時便在辛兄家裏會齊好了。」大家答應，便各自收拾整齊，正待動身，只聽許頭都道一聲「且慢行着！」大家便又趑轉身來問是何

事，許都頭道：「大家爲去青雲渡心急，却忘了方才在林子裏那幾位，怎樣開交，苗二僇子道：「真是！俺便忘懷了這倒兀自有些難辦哩！」辛飛在旁喊道：「什麼難辦不難辦，只把他們幾刀砍了，丟在山溝裏，豈不省了許多手脚？」華二當家道：「這却使不得，俺和他們原無仇怨，豈可任意傷人性命這却萬萬不可！」苗二僇子道「殺既殺不得，放又放不得，倘若這時俺等把他等放去，那時他們來一個不體面在後梢跟着，那時俺們事體便全壞了。」王先生道：「咱倒有個辦法，現在便把他們捆在這裏，也不要殺他，也不要放他，這裏是條大路，少時天只一亮，自有行人來放他，況且他們跑的一個，知道是在這裏失的事，他自會到這裏來找尋，於咱們事體也無碍，諸兄以爲如何？」大家齊聲道好，於是大家便分作兩起走了。這且不提，單說東方德帶了夥計們，一口氣跑回府衙，進去見那知府，剛要道受驚，那知府却微微一笑道：「不消，你且坐了咱還有話問你？」東方德謝了，便坐在一旁，知府從桌上拿起一張紙條，遞給東方德道：「你且看了再說！」東方德接過來一看，只見一張紅紙條，上面寫着兩行字是「賊官兒你的烏衙，遇事兒不審不察。怎作得皇堂五馬？怎戴起玉帶烏紗？今而後回頭思價，讀書客須託得國人皆曰可殺！」東方德看到末了，這汗早已像山水暴發，再也挽留不住便奔騰澎湃的流了下來，趕緊把自己纓帽摘下，跪在案前，連聲請罪那知府笑一笑向他道：「你且起



來，這須不是磕頭可以了事的，起來，起來！」便向旁邊一個差撥道：「快去請高總爺來議事。」差撥去了，這裏知府向東方德道：「咱且到後面一談，」當時退了堂，東方德知府來到裏面，知府向東方德道：「舅老爺：你怎的這樣不清楚？那華二的哥子是誰你可曉得？」東方德道：「左不是鄉下有兩個錢的大財主罷了，難道還能大過咱們爺們去？」那知府惡狠狠的呸了一口道：「咱這點小事由兒，簡直要壞在你們身上！你可知道三上辭呈拿官當廢紙的華二瘋子那就是他滴滴親親的親哥子，你們怎生一查不查，就去鬧到他的頭上呢？真是該咱倒運就竭了！」說着從桌上拿過一紙文書向東方德一遞道：「這就是省裏來的公事，要把這件事完全提到省裏，昨天夜裏偏巧就出了那樣一個亂子，你看這件事，叫咱們怎麼辦？」東方德一聽，那裏還有主意，於是一個低了頭一個在房裏來回踱。忽的簾板一響，差撥進來回話道：「總爺到。」那知府剛要說請的當兒，高鳳標已然掀簾而進。高鳳標看見東方德在這裏，便先不理那知府。逕向東方德道：「東方都頭可聽見城裏失事的話了嗎？怎的身爲都頭辦事便是這樣荒疎，既是去捕拿餘犯，這裏也應當留幾個人的才是，怎的會使出這樣空城計來了呢？不知這次到了華家莊，可曾探出什麼情跡？」東方德便把怎樣二入華家莊，怎樣見着華二當家，怎的和姓辛的動手，怎的左牽幫助華二當家，怎的夥計報告城裏失事，怎樣率衆趕回一字不遺細說了一遍，高鳳標

一壁聽一壁搖頭，聽到後來末了，便問道：「你走之後，華家莊還有什麼人在那裏和他們廝鬥？」東方德道：「一個都不曾有。」高鳳標聽了呸的一口道：「呀！虧得你還是都頭呢！便這樣一點計算都無有？吃着皇家的糧食，你問心對得起不？」說到這裏，才回頭向那知府道：「你聽咱問的他可是嗎？」那知府滿肚子是氣，却又不敢得罪他，只得連聲應道：「見教的是！」高鳳標却向那知府笑一笑道：「你現在打算怎樣辦了？俺已經叫他們打好請處分的字啦，您說咱冤不冤？連拿帶丟，咱還沒有走到州裏呢？這裏人就丟了，咱就是插上翅膀也飛不到府裏來呀！您說這都怨誰？」那知府聽了，真是有些生氣，只好勉強陪着笑臉道：「事已至此，還說什麼呢？總怨咱辦事不力，用人不當，連累了老哥，真是過意不去，只是這都可以不談，方才省裏來了公事，要把這案全都調查重審，咱們這裏現在連個人毛都沒有了，可拿什麼送呢？您說這事可怎麼辦？」高鳳標道：「這件事情，還沒有辦出一點眉目，怎麼省裏就會知道了呢？就是知道，也不能隨便把沒判的案子，就往省裏調？」知府便把華二當家是個什麼樣人又說了一遍，高鳳標這才明白，却把個頭不住搖道：「難！難！省裏既是來調人，本就不好辦，這時況且一個人都沒有，益發的不好辦了，現在只有一個法子趁着今天一天工夫，把昨晚失事的這些人，完全捉着然後再解進省去，任憑省裏怎樣發落，就是担些處分，總也可以輕一

點。」說到這裏向東方德道：「都頭你可知道他們現在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嗎？」東方德把頭搖了一搖，高鳳標冷笑了兩聲道：「咱諒你也不會知道！」說着向旁邊差撥道：「你到外面把原告馮利，吉二，帶來問話。」差撥答應出去，一時從外面走進兩個人來，頭裏走的是馮利，後面是吉二，兩個人囚首垢面，狼狽不堪，害人未成，反倒害了自己，吉二在監裏已然抱怨馮利多次，說他不該欺心害人，這時弄得一點便宜沒有見到，倒坐了這些天的監，馮利只得裝傻聽不見，今天聽得差撥來喚，只道是消息到了，兩個都跟了差撥，來到後堂，這時那知府，一聽高鳳標任意擺佈，高鳳標看見馮利卻向他笑一笑道：「馮利：你既是出首華紀文窩藏匪人，圖謀不軌，那麼你對於華家的親屬，想必知之甚熟了，他有幾個什麼親戚朋友，姓什麼？叫什麼？都住在什麼所在？講！」馮利這時好比晴空挨了一個霹靂，不知話要從那句說起。只把眼睛瞪着高鳳標臉上，高鳳標陡的一聲喝道：「哇！你這狗才，把個眼睛瞪着俺怎的？難道你看俺像那姓華的親友嗎？講！」兩旁差撥也一疊連聲喝講：「馮利只得叩頭道：「小人……人……不……不……知道……他家的親……友」高鳳標把手向他一指道：「呸！你既連他家至近親友都不相識，你怎的便敢來告他這樣謀叛的密事呢？嘔！你是使慣了刁了俺眼裏就看得這個，來呀把夾捧取了過來！」差撥答應一聲，早把夾棒揀在手就地，馮利這時，真是哭都哭不

出來，一面渾身亂抖，一面向高鳳標磕頭道：「大老……爺……俺……實在不……知道……大老爺……要問……他……知……道……」說着把手向吉二一指。那吉二這時恨不得找一個地縫子就鑽進去。高鳳標聽了，嘿嘿冷笑兩聲道：「這樣的膿包，也要胡作非爲，咱就不慣你這乏樣子來，且把他拖過一邊，等俺問了這廝，再一起發付他！」又向吉二道：「他既說你知道，你就快快說出來吧！」吉二把頭向磚地緊磕了好幾下，真是咚咚的響，嘴裏却不住的喊道：「大……老爺……千萬不要……聽……聽……這乏小子的話……俺就是……上了……他的當……嘿……俺那裏知道……什麼……親戚……朋友……？」高鳳標叭的往桌子上一拍，恰巧這時一個差撥剛剛端過一碗茶來，拍個正着，霎時，碗碎，茶翻，高鳳標勃然怒道：「什麼？你也不知道，既然如此，你兩個便是挾嫌誣告了，咱今天要揍你這兩個不要臉的東西！」說着向旁那個差撥只一努嘴，兩個過去把馮利拖翻了，一個按住一個打，打得馮利便像殺豬一般喊了起來，剛剛把馮利打完，正在要拖吉二之時，只見簾外人影一幌，高鳳標急向外面問是誰？外面一人應道：「是下役紀大屏，」掀簾進來，向高鳳標請安又向知府請安，然後才向東方德道：「都頭：那華紀文一千人都到青雲渡去了！」東方德一聽，正亞似吃了一服涼藥相似，忙問道：「你從什麼地方打探來？」紀大屏這時這付得意的情形，簡直描都描不上來，便把怎樣

跟着華二，怎樣聽見他們說話，怎樣才知道他們是上青雲渡，特地回來報告，說着搖頭幌腦，便彷彿他已然把一千人都拿到了一樣，東方德這時和知府却又不禁的高興起來。却不妨這時高鳳標笑着向他道：「這却辛苦你了！咱再問你一句，那麼他們跑到青雲渡住在什麼人家呢！」紀大屏一聽，利時把一副喜容，完全丟在九霄雲外，只哼了一聲道：「這個下役未曾聽明白。」高鳳標哈哈一笑道：「幸虧你沒有打聽清楚，不的時候，這房子裏還放得你嗎？你既然聽見他們說上青雲渡，你就應當在後面跟定他們才是正理，你却跑回來作甚？難道怕回來晚了，誤了報功不成！」這時紀大屏那敢再說一句，只把個頭兒低着，跟鋸了嘴的葫蘆一樣。高鳳標却回過頭來向知府道：「咱看這件事要怎樣辦法？」知府道：「您看怎麼辦，就怎麼辦？」高鳳標道：「這話不是這樣說法，這件事大主意您自己拿，咱却作不得主哩！」知府道：「咱只知道伸手拿籤，派人拿賊，現在已然是碰在南牆上啦，一策莫展，最好還是請總爺設法辦事吧！」高鳳標道：「既然如是，咱就要斗胆了，東方德，限你今晚到青雲渡，探聽清楚，華紀文等一千人，都落在誰家？一共是多少人？裏面有沒有預備，打聽明白，快快回來不得慢事！」東方德答應一聲，退在一旁，高鳳標又叫道：「紀大屏，拿咱令箭，去到咱的營管裏，把飛捕隊調來，不得誤事！」紀大屏接過令箭，退出去了。高鳳標又向知府道：「這件事急不

如快，最好是現在把他們捉來往省裏一解，任憑省裏去發落，不過却有一件，這件事究竟是是非曲直，是那一方？倒不可不留心，倘若到了省裏，問出是個誣告，那時便反美不美了，你看這話說的可是？」那知府好容易盼着高鳳標答應去拿人了，心裏才把一塊石頭放了下來，現在聽得這樣一問，不由得又啾咕起來，便笑着向高鳳標道：「這件事你慮得極是，不過，咱總想是有了人，比沒有人強，你看……」高鳳標笑了一笑道：「既是有人比沒有人強，好，那就等今天晚上看着再說吧！」說到這裏，向東方德一笑道：「都頭：咱看你還是早點辛苦一趟吧！青雲渡離這裏也不近呢？」東方德聽了答應一聲，悄悄蹙出，這時紀大屏已然把飛捕隊調來，高鳳標登時吩咐叫他們頭目進來，紀大屏答應出去，不一時，外面一陣快靴聲響，外面走進五個便衣士兵模樣的漢子，齊向高鳳標請安，又復向知府請安，然後才垂手站立靜候分派，高鳳標向爲頭一個道：「康進：咱今天調你幾人前來，並不是爲了別的事情，就是前天在華家莊拿獲的人犯，昨天一齊跑了，今天得了府裏密告，說是跑到青雲渡去了，咱和府裏的太爺商議，定今天夜裏探望青雲渡，把人犯拿回，是咱保了你們兄弟幾個，幫着辦這件差事，你今天便帶了他們四個，隨同這裏紀班頭一同前去，只是有一件，到了那裏，須要看事行事，千萬不可鹵莽而最要緊的，不可叫他們有一個受傷，小隊子就叫他們在這裏，咱今天晚上也去

看看哩。」康進一一答應，又向高鳳標請了一個安，便同紀大屏退了下去。高鳳標向知府道：「您只管放心吧！除非他們沒有逃到青雲渡去，那就費了手脚，只要他准是在青雲渡，今天晚上定可辦出一點眉目來，咱現在便跟你請假了，今天夜裏見吧！」說着辭了知府，知府也不挽留，各自公幹去了。單說東方德垂頭喪氣來到班房，見着耿歪子和吳七一班夥計們，便嘻了一聲道：「真是人不走運就結了，怎的這樣逆事便都找到了俺的頭上？」於是便把高鳳標怎樣發威，怎樣奚落自己，又怎樣派他去幹這營生，一一說給大家聽，大家聽了，也是氣得了不得，耿歪子道：「這件事可怪俺們太爺，自己的事，怎的到受人家排揎起來了，要是依着俺，好就好，不好大家都豁着這個頂子不要，全來拚一下，誰又不比誰小三級，爲什麼便這等怕他？現在弄得喧賓奪主，不只是太爺臉上不好看，就是俺弟兄也就無光的很哩！」耿歪子話猶未完，吳七在一旁喊道：「耿老哥俺勸你不要說這些廢話吧！現在商量怎樣能把事情辦下，才能轉轉面子，不要又被人家搶了上風，那面子上益發難看了！」東方德道：「這話着呵，真是大家幫個力兒，到青雲渡把這案子整整的辦下來，那時不怕姓高的再這樣耀武揚威，眼裏沒人，俺想便趁此時，你我便假裝行路商人，前往青雲渡，只要訪出一些首尾，必須伸手就辦，倘若能夠完全歸案，俺拚着這個牢捕快，要結識這個姓高的，也好出出這肚皮受的烏氣！但不知

那幾位願意和俺辛苦一趟？」吳七頭一個喊道：「算着俺！」耿歪子道：「也算着俺！」東方德再看屋裏這些人，除去這兩個人之外，也再無有可約之人，于是便喊一聲「好！二位幫俺一場吧！走！先上對面酒舖吃了飯，再去吧！這時正是九月初旬，那偏南的天氣，依然有些燥熱，又加着有些毒花花的太陽照着，那烈炎酷威絲毫未減，那青雲渡南岸一片葦塘，長得便像翡翠屏風一般，距離那葦塘，不過箭數地，却是一個土崗子，崗子上面有一家小酒店，店名「隔渡香」裏邊是老夫妻兩個，帶着一個小廝，除去賣酒之外，還賣些煮水豆，鹹雞蛋，醬牛肉，白雞，大餅蒸饅的一類食品，方圓十來里地方，就是這樣的一個小去處，故此買賣兀自不壞，這天老頭兒王老好兒，清晨起來，便和老婆兒把店座整理好，把幌子挑了出去，又叫小廝勤兒把幾隻小雞轟在葦塘後面去，正在這個時候，忽見從葦塘後面轉出三個人來，一個個灰塵滿面，像是從外路來的商人模樣，只聽一個說道：「老二呀：你看都是你，貪圖省這幾個錢，便對不起這兩支腿，現在越走越迷向兒了什麼時候是個到？依俺看現在也不用忙了，先住在這裏歇歇再走，你們看怎樣？」那兩個一壁擦着汗，一壁說：「也好，也可以就着打聽道路。」說着便奔自己這邊來了。老好兒知道是生意，便趕緊笑着迎出道：「幾位掌櫃，快進來歇歇吧！俺今天這裏剛剛有出鍋的嫩肥鷄，新燉的好肥牛肉，才蒸的好大饅，幾位進來用一點吧！」



這時這三個人，業已走進店門，便在葦棚底下找了一個青泥台兒坐下，老好兒趕緊走了過來，陪着笑道：「三位都吃些什麼？」中間那個漢子道：「你這裏可有好酒嗎？」老好兒一聽，把手一拍道：「你老可是問着了，俺這店名叫『隔渡香』，你老順着俺的手兒看，這前面便是青雲渡，你老看着離俺這裏，也沒多遠，其實離俺這店，還有一里路遠，每逢俺這裏開壘取酒，青雲渡便知道俺這裏又開壘了，你老知道是什麼原故？那便是咱這裏酒放香了，方近的人有兩句話是：『不喝王家酒，枉在人間走，不喝隔渡香，枉生人世上。你老是喝多少吧？還要些什麼菜？』那個漢子笑一笑道：『俺只問你一句有酒沒有，却惹你這沒結沒完了，既有這樣好酒，快去多取一些來，揀那上好的肥牛肉，也切上三五斤來。』老好兒答應去了，一時酒肉都到，三個漢子便自喝了起來，裏面有個粗黑的漢子，吃得益發兇實，真是嘴到肉盡，手到盃乾，口裏却不住喊道：『果然好酒，老頭兒再將些來！』老好兒又送過一壘去，那漢子便從老好兒手裏把壘奪過，把個嘴對壘口咕嘟喝起來，老好兒在一旁伸出舌頭道：『總不見有客官這班海量，只是俺這酒，後力却大，客官還是小飲的爲是。』那漢子聽了，把眼一瞪道：『呸：你這烏人，管俺怎的？俺吃酒，自會付錢，要你囉嗦則甚，』那個漢子急忙攔道：『老二呀：你既喜歡吃酒，你就放開量來喝，俺今天便請你吃個足便了！』說着向老好兒道：

「掌櫃的：你是不識得俺弟兄：這是俺的把弟，生平就是好喝一盅，請你不要見怪！真格的俺和掌櫃的打聽打聽，這裏去「象鼻子嶺」，還有多遠，」老好兒陪着笑道：「原來你老不是本地人，你老順着俺的手兒瞧，這前面便是「青雲渡」過去小河，便是山窪，從這山口，不要進莊子，一直往北去，可以看見一道山崗，地名叫作「黑風崗」，穿過崗去，順大道往北，有一片樹林子，從那裏再往西一轉，便是象鼻子嶺了。」那漢子道：「承教，承教！再問掌櫃的一句，這「青雲渡」一片葦塘，四面是水，又沒有船隻，又沒有橋樑，却從那裏過去？」老好兒聽了一笑，用手一扯那漢子衣裳道：「客官：你要問過這「青雲渡」嗎？來來來，你老再順着俺的手兒往西看。你老看那葦塘後面，不是有個矮坡嗎？凡是打算到莊裏頭去的，每日分定三個時辰，由莊裏撥出一隻船來，便在這個坡邊登船，除去這三個時辰，要想進莊，却大大的是件難事哩！」那漢子聽了道：「請問每天那三個時辰，可以進莊？」老好兒道：「每天准按辰，午，酉，三個時辰。」那漢子道：「除出這渡口之外就沒有別路，可以過莊嗎？」老好兒道：「道路却有，只是要往正南走十二里路，地名「紅楓舖」從那裏再往西，也可以到「象鼻子嶺」，只是比這裏去，要遠多了。」那漢子道：「要依掌櫃的這樣說時，這「青雲渡」方圓怕不有十五里地？」老好兒道：「不到十五里，也差不多，這「青雲渡」三面是水，一面

却靠「黑風崗」，那漢子道：「照掌櫃這話說起來，這個地方也就偏僻的很了，難道就不怕有些匪人騷擾嗎？」老好兒聽了哈哈一笑道：「不瞞客官說，不要說是「青雲渡」裏面沒有人敢去騷擾，就是連俺這小小一爿酒店，也沒有一個人敢來討野火吃的！」那漢子道：「如此說來，一定是地面官府查得嚴，所以不會鬧事？」老好兒忽的把眼一瞪把嘴一撇道：「什麼官府，還不如豆腐哩！不瞞客官們說，俺這鄉里人聽說盜匪，倒還不怎樣駭怕，怕是提起官府，那真恨得牙根癢癢的。那盜匪來了，可以合起民衆，向他廝併，打的他跑，自然一些損失沒有，就是打不過他，他也不過搶掠一陣而已，他走之後，大家依然可以種田吃飯，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如果要是官府來了，不就叫做罪該萬死，今天來要糧，明天來要草，什麼牛呵羊呵也一齊牽着跑，一句話說得不是地方，老爺預備有監有板子，坐也坐得，打也打得，家裏就是逼得賣媳婦，賣女兒，也要完糧納稅，任你旱潦不收，差一分錢糧，就可以叫你傾家敗產，就是你磕頭磕得血出，也不是他身上的血，他也不會疼，他依然是跟你要錢。所以俺們鄉裏人，不怕盜匪，就怕官府……」老好兒正在說得有勁，只聽老婆兒喊道：「你看你就是這樣噴壺似的嘴，什麼官府不官府的說個沒完。幸虧這三位也是作買賣的人，這要也是官府裏的老爺們，俺看即便怎樣打點這場禍事？鍋裏牛肉都快焦了，還在這裏嘮裏嘮叨的說上沒完，還不快去瞧瞧

去？」老好兒登時一伸舌頭道：「客官們別見笑，俺見了他，比見官府還厲害哩！」那漢子笑道：「俺看你說得真是爽快，不過俺等端須你這老朋友哩！」說着滿滿斟上一杯酒道：「來，老哥哥如不嫌棄俺們，便請吃了這杯講話！」王老好兒一聽，把個頸子一伸一吐舌頭喊道：「客官說得：俺：却不敢吃：」老好兒一壁笑着，一壁做着鬼臉。那漢子知道他是怕的老婆兒，便也笑着向他道：「只吃不妨，老嫂方面，俺自替你招待便了！」老好兒笑着把杯子接過道：「如此俺便喝了！」一壁回頭看看院內老婆兒，一壁一揚頸早把一杯酒咕嘟喝下。那漢子見了讚一聲道：「果然是好酒量！來，再喝一杯！」說着一杯早已斟上，那老好兒吃順了嘴，也不等三讓，端起來便喝了。三杯以後，那漢子便向老好兒道：「適才聽你說這「青雲渡」一向不會鬧事，既不是官家查得嚴，却怎能如此相安？」老好兒道：「不瞞客官說，俺這「青雲渡」却住着一家比官家厲害了的人物哩！」那漢子道：「什麼大人物？便能這樣鎮得住人？」老好兒道：「提起這個主兒，在這方圓三十里地方，差不多沒有不知道的，客官且吃着，待俺去看一看灶上再說。」說着出去不多時候，托了一個油盤，裏面裝的滿滿一盤一大碗肥牛肉，一隻小鷄子，還有兩盤大饅，熱騰騰的端了過來，那漢子急忙和那兩個用手接過，放在台上，老好兒才待走去，却被那漢子一把揪住，按他坐下道：「你也坐下吃一些！」老好兒一笑道：「客

官不要讓俺吃了，俺方才擾了你老幾杯酒，還吃俺那婆子說了好些閒話呢。現在俺裏再吃了這些那還了得起？客官們自用吧！」那漢子道：「這位老嫂不信便管得老哥這般緊？來來來且鬧塊肥雞吃去！」說着早從碗裏揀過一塊雞大腿來，老好兒便再也不客氣。吃得更是乾淨，那漢子笑道：「這便才是，來來來，再鬧一塊兒吧！」說着又是一塊佈了過來，老好兒忙個不迭道：「夠了，夠了！待俺說說俺這裏這個大人物給客官們聽聽！」那漢子便止住佈菜向老好兒道：「你講！你講！」老好兒道：「提起這個人物，姓辛名遠，號叫澤長，今年也就五十多歲，小時候也念過書，只是沒有作官，爲人却最和藹不過，無論天場大事，向例也沒有粗了頸子紅了筋的時候，這村裏二百多戶人家，無論出了什麼大事，只要他老人家一來，就沒有辦不了的，至於冬捨棉夏捨單，周急濟貧，那更算不了一回事……」老好兒剛剛說到這裏，那漢子却攔住他笑道：「俺就問他是怎樣一個人物？別的地方，不必細談，」老好兒道：「客官恁這性急，說話總要從頭說起，這位辛遠辛員外，家裏不單有錢待人和藹，並且他還有一身絕好的武藝哩，在當先俺們也不知道，只因前年正麥秋收場以後，大家都在歇工的時候，忽然也不是被那個壞小子，把「白楊浦」的匪人大刀陳九公勾引來行搶，那時一村子的人，聽說是大刀陳五來了，嚇得簡直連命都顧不得了，便商議逃跑之計，誰知他老人家不慌不忙的叨了一

根旱煙袋一步三幌的來到。大家問他老人家怎的不跑？他老人家微微一笑，便說出一片話來，這時大家正在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忽然看見他老人家這樣不慌不忙，一時都揣測不透，這時他老人家却慢條斯理的笑向大家問道：「你們亂些什麼？」大家才知道他老人家還不知道有這樣一件事，便驚驚慌慌的把「大刀陳九公」就要搶掠到這裏來的話說了一遍。誰知他老人家聽了這樣一個信兒，反倒嘿嘿一笑道：「什麼陳九公？俺怎不知江湖上有這樣一號兒呢？那麼衆位鄉親打算跑到什麼地方去呢？究竟那陳九公離此還有多遠？還跑得開跑不開？」大家這時那裏還顧得談些費話，便答應一聲離這裏不遠，也就在莊外里把地了，跑得脫跑不脫，總還是跑了的好，你老人家也快跑吧！」誰知他老人家却又把頭一搖道：「俺看你們這跑，兀自有些不妥哩！還不如就在這莊裏等他們來，他們的來意也無非搶些銀錢，俺想不如找出一個心細胆壯之人，推他爲首，用善言退去那陳九公，俺看倒是個辦法，却不知衆位鄉親以爲如何？」大家聽這話說得有理，便比當先鎮定好些，但是百忙中却找不出這樣一個人來，有胆子的却不會說，會說的却又沒有胆子，你推他，他推我，弄了一個亂七八糟，他老人家這時却自告奮勇，願去做這說客，大家在驚恐無策時候，能夠有了這樣一個人，願意出去抵擋一切，你想大家還有不願意的嗎？於是他老人家便又挑選了十來個精壯有胆子的大個兒，便迎着這陳九

公而來，村裏的人，便也全都遠遠的跟在後面，這時那陳九公帶的人，怕不有二三百早已遍山遍野的狂喊逼近村頭，這時大家雖然在極力鎮靜着，可是看了人家那邊陣仗兒，心裏也差不多就快嚇的掉了魂哩！再看他老人家依然是不慌不忙，好像沒有看見那般人模樣，嘴裏叨着大煙袋叭噠叭噠抽個不住，說時遲那時快，眨眼之間，那班人就到了，當頭一個正是大刀陳九公，騎着一匹劣馬，手裏提了一口背厚刃薄兩耳三環青鋼刀，帶領一班長短的漢子，手裏都明晃晃傢伙，也有騎馬的，也有步下的，吶一聲喊，便要搶進渡口，這時衆人都把個眼兒看着他老人家，這一來更妙相了，原來他老人家這時倚着土坡，業已睡着了，大家這時跑又跑不脫，抵又抵不住，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正在焦急萬分的時候，只聽一聲響，便似平地起了一個焦雷相似，再看他老人家一挺身站起，手裏拿了那桿竹煙袋，向賊衆哈哈一笑道：「俺在此磕睡片時，爾等便敢在此打攪，依俺的話相勸時，快快夾着尾巴滾回去，由今天起，不准你們腳踏俺這莊頭一步，不的時候，留下爾等狗腿！」他老人家這兩句話說得不要緊，差點沒把陳九公從馬上氣下來，一搖手中青銅刀道：「那一老潑皮，趁早躲過此處，不然俺的馬頭一擺，可惜你這老命一條！」他老人家聽了哈哈一笑道：「怎麼講？你的馬頭一擺，俺這狗命便算交代？好！俺今天倒要領教領教這馬頭怎樣擺法？」說着反把身子扭了兩扭，直豎豎的站

在陳九公馬頭前面，陳九公一見勃然大怒，左手一抬，刷的一聲大刀早向他老人家頭上砍來，大家狂呼一聲使不得的當兒，說來不信，那陳九公一刀砍去，他老人家躲都未躲，只喊一聲着，陳九公好端端的便從馬上顛了下來，那陳九公好不厲害，就勢一躍，早已站起，一扁手中刀，嘩啷一聲響，又向他老人家橫腰砍來，只見他老人家側身一閃，陳九公一刀便空，恰好這時陳九公那邊一個嘍兵往上一搶，削個正着，饒是躲得快撒得快，還把耳尖削下半個，陳九公益發大怒，便把手裏刀左三右五砍了下來，只見他老人家，左邊一扭，右邊一扭，手裏的煙袋，東邊一下西邊一下，專在那陳九公皮糙肉厚的地方敲敲點點，便如同走馬燈一般，俺們這時，也不知從那裏來的橫勁，也都敢幫着吆喝起來了，再看那陳九公，此時已不是先前模樣，臉也紫了，氣也粗了，兩個眼睛瞪得同牛眼一樣，刀是胡亂砍，脚是胡亂跳，嘴裏還不乾不淨的罵罵咧咧，他老人家却依然是笑容滿面，不慌不忙，手裏一根竹煙袋，便似活龍一般，去得快，來得快，直把個殺人不眨眼的陳九公，鬥得和三歲小孩一般，這時俺們這邊的人，全是一片喝采聲，他們那邊的人，却一個個按着兵器，眼睛東望西望，准備着開步跑的樣子，就在這時，只聽他老人家喊一聲去吧，那陳九公端的聽話，便也應聲而倒，這時俺們大家正待向前，他老人家却把俺們喊住，却親自走過去，把陳九公從地上扶起，嘴裏却沒口子道歉，又叫俺



等快快去預備二千吊錢，三十担米來，他老人家却扯住陳九公東一句西一句攀談起來了，一時錢米取到，他老人家便叫放在地下却向陳九公把手一招道：「陳老弟來來你我兩人方才不過是逢場作戲，誰也不准記恨誰，俺想老弟的武藝，雖然不能說是到了登峯造極，然而也就很說得下去，倘若再能加以鍛鍊，怕不能做個武術名家，綠林中打家劫舍的勾當，豈是老弟你幹的？豈不辱沒了老弟這付天材，今天你我兩個不打成相識，俺便願意交這樣一個朋友，願盡幾句良言相勸，今天回去，便請將山寨散了，別覓途徑，以留他日相見之地，如仍然認定迷途，不肯悔改，那便是自甘暴棄，倘若再遇見俺姓辛的須不是這樣對待老弟了！這些錢米，便請持回作散衆之用，陳朋友：前途再見！」他老人家這一席話還未說完，俺等便都急了，便齊聲喊道：「辛老當家使不得，放不得他們，他們這回吃出甜頭，下回益發要來了起勁了！辛老當家的，使不得呀！」他老人家却把眼睛一瞪道：「休得胡言，且退在後面，聽俺講話！」誰知那陳九公益發來可怪，他見了那些錢，正眼看都不看，手裏挽了刀，縱身上馬，把雙拳向他老人家一拱道：「辛老哥，俺陳某一向悖於大義，今日聽了訓誨之辭，真是難乎爲人，俺現在便回去焚山散衆，力求上進，願老朋友身體日益康健，容日再來致謝！」說着撥馬頭潑刺刺一聲響頭也不回的去，手下那般嘍兵，失去主腦，便也滾的滾爬的爬了，再看他老人家却又

把那大烟袋叨起，一路叭噠着，一路點頭道：「好漢子好漢子！」說來也怪，就是那天晚上，那陳九公果然把山燒了，自此便不曾鬧過事，客官：你老說這還不算人物嗎？」那漢子道：「端的算得人物，那麼現在這位可還在嗎？」老好兒道：「怎的不在？現在便是俺這一方的主人翁哩！」那漢子道：「你們這莊主既是恁地英雄，那所交的朋友，也一定是豪傑之士嚀？」老好兒道：「這却不然，這辛老莊主雖然能爲出世，却從不肯濫交朋友，倒是俺們少莊主喜歡交些朋友，却不時的還要吃這辛老莊主叱罵哩！這大概是前兩天的事吧，不知怎的辛少莊主出去惹了什麼事故，辛老莊主大怒，便把少莊主大打了一頓，昨天夜晚便把少莊主和幾個朋友一齊連夜轟出莊去，並告訴莊裏人，不准往外說話兒，俺看三位都是外路生意人，所以才敢亂說，真格的，飯也涼了待俺吩咐他們再去熱一熱吧！」那漢子道：「不消，不消，俺等酒飯業已夠了！掌櫃的把賬算了，俺等便要躡路了！」老好兒一笑道：「三位請吧！這吃的只寫在俺身上吧！」那漢子也一笑道：「掌櫃的就不用鬧客套了，不收的時候，老嫂怪下來，便怎樣交待？」老好兒笑一笑道：「真的便說到俺心裏去，如此時俺便依實了！」老好兒把賬算了，那漢子開付已畢，就待起身，老好兒道：「三位且慢，看來已到開渡時候，客官不見前面跑來幾位趁船的吗？」那漢子抬頭一看，只見前面走來五個人，也全是商家打扮，身上却全背了一個大鋪

蓋捲兒，熱汗長流，塵土滿面的向這酒店邊走來只見那頭一個打着怯口向那王老兒道：「喂！鄉親：俺向你詢問，俺打算從這裏到「象鼻子嶺」，不知從啥地方可以過去？」老好兒一聽，向那漢子道：「你老看是如何？俺說的不錯吧？」又向那五個人招呼道：「到「象鼻子嶺」便從此渡過去，現在時候敢莫還有一會兒呢，俺這裏面蒸的好大饅，纔出鍋的好肥牛肉，俺這「隔渡香」的酒，也是方開的甕，幾位到裏邊歇歇腿，喝上兩盅，敢好那船也就來了。」那五個漢子裏面，有一個焦黃肌瘦的一個漢子道：「你們餓了不曾？且上裏面去喝一點水再走如何？」那四個尙未回言，只聽那蘆葦邊，呀的一聲音，早從裏面露出一個船頭來，那上面站定兩個人，全是一色農家打扮，一面搖着櫓一面喊道：「有進莊的沒有？早船要開了！」先前那三個漢子，早已把手向船不住招道：「有，有，有！」便向老好兒一點頭，一逕奔小船而去，那五個漢子也向老好兒一擺手道：「俺們便上船了。」說着也奔小船去了，這裏老好兒啐一聲道：「早不來，晚不來，偏偏這時候搖出來，眼看煮熟了的鴨子會飛了！真是倒霉就結了！」一壁叨叨念念，轉回酒店，自去做他生理不表，再說那隻小船，離開渡口，一逕往莊裏搖去，兩個人搖着櫓却不住說道：「你看，俺家莊主，真也是太心細了，今天不知又是聽了那股兒風，一定又要什麼查夜護莊？又要什麼查船防警？俺看這都瞎小心，憑誰吃了熊心豹子胆？敢向俺這裏來討野

火吃！」那一個道：「老二呀你這話就是這樣多？俺們吃着人家，拿着人家，就聽人家的不就算了，你這裏嘮叨不完，查船的來了，你可担得起！」一言未了，只見從對面早又有一船搖道來，向這邊船一喊道：「來船住了！」這一聲不吃緊，只見那八個漢子，不約而同的站起，都用手按定自己包裹，目瞪着前邊那隻來船，看着船已臨近，早見那邊船上站定一個梢長彪漢，手裏托了一口五股烈炎叉，赤着上身，只穿了一件背心，腿上一條袴叉兒，脚下蹬着兩隻草鞋，頭上挽了一個髻兒，斜鬚插着一朵野葵花，長得豹頭，環眼，濃眉，闊口，一部絡腮鬚鬚，扎散得和鍾判官一般，口裏喊喝來船少往前進，自己却立定鋼叉，直奔小船而來，看着離船還有丈數來遠，只見他蹀脚一蹤。偌大的身體，便和小燕兒一般，橫蹤了過來，叉響人到，小船却蕩得三搖兩擺，只見他把叉一橫向那幾個漢子道：「你們這幾個從那裏來？打算到那裏去？講！」先前吃酒的那個漢子道：「俺們從「閻王山」來，要往「象鼻子嶺」去。」彪漢又問道：「到「象鼻子嶺」是投親？訪友？還是另有勾當？」那漢子道：「一不投親，二不訪友，俺等作的是絲綢買賣，現在正要前去交易哩！」那彪漢道：「既是絲綢生理，待俺查看過，便放你等過去，」說着便要動手去扯那包裹，只見那個漢子把手一攔道：「俺既向你說過做的是絲綢生理，自是絲綢生理，難道還有什麼信不過，却要你來看俺！」那彪漢哈哈一笑道：「俺偏要信

你不過，你却待怎的！」說着不由聲辯，便搶向那包裹，用手一抖，只聽噲啞啞聲響，早現出一度兵器，那漢子急搶一步，用手向那彪漢就是一拳，彪漢一閃，那七個早已搶回包裹，個人都將兵器搶到手中，那彪漢見失去包裹，喊一聲好入娘賊，胆敢到「青雲渡」討野火吃，你幾個都叫什麼名子？可敢通給你家祖宗知道？」那個漢子把手裏雙鈎一擺喊道：「無知狗才，俺把你這瞎了眼的強盜，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可知道現任知府衙門總班頭有個「花臉豹子」東方德只俺便是！」又向那兩個漢子把手一指道：「這是俺兩家兄弟，一個是「鐵獅子」吳廣吳老七，一個是「小黃虫」耿幼峯，俺等奉了知府大人之命，到此辦案，無知狗才，怎敢攔阻？還不快快把船順了，讓俺進去，不的時候，惱了俺的性子，便要把你捉去當亂民治罪，還不快去？」誰知那彪漢聽了更不理他，却把手向那五個一指道：「難道你們幾個就沒有長着耳朵？也快點把你們「大名兒」「小名兒」「綽號兒」一總報上來，俺好打發你們走路！」那個矮漢子把手裏雙棒噹的一磕道：「在下康進，這是俺兄弟陶仁，谷秀，袁翔，李猛，俺等都是奉了總鎮之命，到此小有公幹，船家休得鹵莽，更不得把俺等當了歹人，快快渡俺等過去，免得傷了和氣，」那彪漢了哈哈一笑道：「原來是幾位貴上差，俺倒一時未曾看出，莫怪鹵莽！只是有一件，俺這莊裏，一不欠糧，二不欠餉，更不會窩藏匪人，並無一些犯王法之

事，幾位上差不知俺這「青雲渡」向例不叫官人進去，今天若是就這樣闖了進去，只怕免不得要傷和氣，最好上差仍先把來意，向俺說知，俺再轉告俺家莊主，那時自能請幾位上差進去，方可無事，不然的時候，幾位上差，只好請問，這「青雲渡」須不能這樣進去！」這時那東方德却向康進把手一拱道：「哥哥原來是「飛捕隊」康隊領，便請和俺捉了這廝再講！」說着擺鉤便上，於是便把手中雙鉤一擺，搶上去迎頭就是一鉤，那彪漢喊一聲來得好，嘩唧一響，又頭早入鉤嘴，只一挑，東方德左手鉤就出手了，才待用右手鉤進招時，又已到前胸，大含胸式剛剛躲過，橫叉一杵，就到小腿，跳身躲過，不防掃堂一腿，摔倒船上。吳七一斧，擋住彪漢叉頭，救了東方德性命，進步又是一斧，當刀劈下，好彪漢，見斧子臨頭，側身一轉躲過，扭腰上步就是當胸一叉，吳七折腰讓過，翻腕子兜檔就是一斧，彪漢立叉一迎，磕開斧頭，一叉刺向小肚，吳七閃躲不及，叉傷胸口，三棍兩棍倒退三五步，坐在船上，這時却急壞耿歪子，出來三個人，被人家打倒兩個，不過去似乎丟人，過去決不是他人對手，忽地眼睛一轉，心裏想道：「何不如此如此！」遂向康進喊道：「康哥上呵！」說了一聲擺鐵尺上前就是一尺，康進這時也說不得了，便也向自己幾個弟兄一招呼，於是康進金背刀，陶仁子母鎗，谷秀七節鞭，袁翔雙錘，李猛銅棍，站好方向一齊向那彪漢總攻起來，戰了不到十個回合，那漢子把叉

向陶仁胸前猛刺，陶仁用鎚一橫，又桿一掉，竟取腰際，陶仁喊聲不好，只得向旁一閃，那彪漢颯的一聲，從當中一躍而出，把叉一擺，向衆人笑道：「你們以多爲勝，俺勝你們不過，失陪！」說着縱身一跳。浪花一掬，登時蹤跡不見，康進等再回頭去看那兩個搖櫓的時，只聽撲撲咚咚兩聲，又跳下兩個，這時船上無人，那船便轉起來了，衆人方叫得一聲不好時，只見那彪漢從水裏露出頭來，向大家一笑道：「今日天氣，倒有些燥熱，俺請諸位洗個澡兒吧！」東方德抖手就是一鏢，那彪漢往下一撒身，鏢落水內，東方德正在一楞，只覺船身兩擺，那彪漢却從後頭一探頭，兩手一搬船尾喊一聲「下來罷！」登時船翻人落，那彪漢却撮口一聲呼哨，早見從遠遠飛也似的來了兩隻船，船頭一色站定四個彪漢，齊聲喊道：「牛三哥：得手了嗎？」那彪漢道：「兀那水內不是？來！大家辛苦一下，把這幾個牛子網進莊去再講！」於是大家下水，把八人網好，放在船頭，也控了水，然後吩咐搖船，不一時已到對岸，那彪漢吩咐那搖櫓的又找了幾個村漢，把這八個人扛了進去，那彪漢先進去回了，這莊主便叫把這八個人抬了進來，這時八個人清醒白醒被人網上，心裏真說不出的懊喪，便都一齊低了頭，一任人家擺弄，這時忽聽座上一人問道：「你們這幾個人是從那裏來？要到那裏去？爲何身藏武器！私入『青雲渡』？快快講來！」東方德破口罵道：「俺把你們這一班殺不盡的賊寇，怎敢私圖不

軌，既把你家老爺捉住，任憑你等放落，問俺怎的？」那莊主聽了，却裝出不知的樣子驚問道：「怎的？幾位說的話，俺怎樣一句不懂哩？來！」一聲從外面走進那個彪漢，那老莊主便向他問道：「牛老三：你等是怎樣捉的這幾個人？這幾個人究竟是那裏來的？講！」那彪漢便把怎樣拿來這幾個人的始末情由，細說了一遍，那老莊主哎呀一聲道：「原來全是上差，俺却不知，實在唐突得很！」說着便把綁的繩子解開，又連連施禮不迭，這時東方德倒弄得糊裏糊塗的，只聽那老莊主問道：「幾位上差，從那裏來？到俺這莊裏來則甚？」東方德這時也不敢隱瞞不說了，只得把自己怎樣奉了知府堂命，到此來暗探虛實，想來捉拿華紀文並王先生的話，說了一遍，那老莊主聽了一笑道：「原來如此，但不知幾位可知道那姓華的住在誰家？」東方德道：「這個倒未曾探聽明白，便吃貴莊的人們暗算了！」那老莊主又一笑道：「奉命辦案，便先要打探出下落來，然後才可進步探訪，怎的這樣海底摸鍋，幾位也太鹵莽了，那麼現在，幾位又打算怎樣辦呢？」東方德臉一紅道：「俺想這事已如此，俺等便要就坡兒歪了，沒有旁的說的，老莊主既是久住在此，對於本地住戶，當然十分熟悉了，本莊是否有形跡可疑之人，能夠窩藏華某，便請指示一條明路，俺等也好把事辦了下來，回去之後，定當把老莊主這番好意，告知俺家大人，那時俺家大人，自當親來致謝！就請老莊主指示一條明路吧！」那



老莊主哈哈一笑道：「既是幾位這樣不嫌棄，俺便應據實相告，這位姓王的，此時已不在這「青雲渡」，却在那「黑風崗」哩！這個隱藏的窩主，也住得離俺不遠，只是諸位去了也是無益！」東方德一聽，兀自一楞，便驚問所以，那老莊主便說出一番話來，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回 三寸紙驚走虎狼役 一封書惡化鸚鵡林

當時東方德驚問所以，那老莊主却一笑道：「上差休得急躁，聽俺慢慢的講，只俺便是辛遠，在這「青雲渡」住了約摸也是二三十年了，從未會聽得這裏有什麼歹人，也向未鬧過一回事，只是俺無德，却生了一個攪家禍害，年紀也有廿五六了，却不好正，只知吃酒，賭錢，打架，逞強，俺也曾狠狠打過他幾次，全不知改，在外僅交些無賴朋友，時常逞凶鬧事，街鄰全都看在俺的分上，誰都不屑理睬他，故此他更放肆了。前兩天忽然來了一個侏頭侏腦姓苗的漢子找他說話，就在那天夜晚，那廝便一夜未回，及至第二日，却不知那廝從何處同了一千人來，也有男的，也有女的，老老少少，形踪詭密，便要住在俺家，俺那時却深怕出了事故，便不敢收留他們，那時俺那不孝的畜生，還和俺好一頓廝跳，俺不會睬他，只命他們一齊走去，那姓苗的侏子，便說起「黑風崗」有他

一家朋友，可以投奔，當時便由姓苗的率領，同了一個姓王的，一個姓左的，一個姓許的，還有一個姓夏的，一個姓馬的，都作一起走了，那畜生便把姓華的還同着幾個小廝，都一齊代向前邊他自己住的房子裏去住了。這便是一往真實情形，還請諸位上差，恕俺家教不嚴，感化那小畜生！只求諸位上差，在府台大人面前，替爲解說解說，俺就感激不盡了！」東方德道：「原來如此，俺說一句不知進退的話兒，既是少莊主還在莊上，便請指示清楚，俺弟兄幾個願去把他拿回交官，也替老莊主除害！老莊主以爲如何？」辛遠微微一笑道：「這件事恐怕沒有這樣容易吧？」東方德道：「難道這人就不怕王法不成？」辛遠笑道：「上差這話，只好這屋裏說，到了外面，切不可這樣大意！想這『青雲渡』一不欠糧，二不短稅，雖然上差是奉了官府知會來這裏辦案，俺想此事，他等既敢胡作非爲，定有準備，憑諸位本事，恐怕未必能夠得手，倘若一時拿不住這幾個人，豈不與上差面子上都不好看，……」辛遠還要再說下去，只聽耳邊有人喊道：「姓辛的：休要長你們姓辛的威風，滅俺等銳氣，俺姓吳的今天非要會會你們這個鐵漢子，你快快對俺說了，他在那個門裏，俺等便去拿他，那有功夫與你囉嗦，就是俺等被他拿了，也與你這老兒無涉！」辛遠聽了，微笑了笑，向那牛三道：「牛老三你便把他們同過去吧！」說着也不再謙讓，便向衆人拱手道：「諸位上差請吧！但願手到成功，也

替俺除一大害。」東方德等只得走出，辛遠送到門口，便說道：「諸位上差：俺却不便遠送了，不過此去還須留神，倘有用着俺的時候，便請來知照一聲，自當略盡微勞，諸位上差們請吧！」東方德等打拱告辭，只聽辛遠在裏邊說道：「可憐一般無知的小子，恐怕難討公道，但是也要讓他們受一受才好。」東方德聽了，心裏好不啾咕，只是事已如此，豈有後退之理，只得跟着牛三一路走來，走了果然不多幾步，迎面就是一個廣亮大門，牛三回頭向衆人道：「衆位老爺自己叫門吧！俺要先走一步了。」說着頭也不回，竟自去了。東方德無奈，只得向前輕輕叩動門環，只聽裏面有人喊道：「什麼人在此攪擾？」東方德一聽，就是一楞，趕緊搭話道：「是俺！」門兒一啓，東方德登時就呆在那裏！原來開門的這人，彼此都認得，此人原是一道台衙門一個差役，名子叫作王升，不知今日怎的到此，那王升見了東方德，也顯出很詫異的神情，向他問道：「你今天從那裏來？到此有何公幹？」東方德道：「大哥且慢問我，俺却要問大哥怎的到此？」王升笑道：「你現在真可以稱得起是「貴人多忘事」了，難道你就忘了我們大頭子不就住在此地嗎？」東方德一聽，急忙問道：「你們大頭子不是住在「嶺西浦」？却怎麼搬到此地來？」王升拍手笑道：「說你「貴人多忘事」你越發的記性不好了！這裏不是「嶺西浦」却是什麼所在？」東方德猛的想起，「青雲渡」果然又名「嶺西浦」，是自己一時

忘記，便向王升道：「那麼此處可有姓華的？」王升道：「怎的沒有，還是昨天我們大頭子，從省城裏頭特把姓華的請了來的，只是不知道你問他有什麼意思？」東方德道：「難道這事你便一點影子不知？」王升道：「什麼影子？俺都未曾聽說。」東方德道：「你還說俺「貴人多忘事」我看大哥，你忘的也就可觀了，你們大頭子，難道就沒有向你們說麼？」王升道：「說什麼？」東方德道：「這樣看來，大哥果然是不知道了，待俺說了吧！」於是便把華紀文怎樣隱藏王先生，馮利如何出首。知府大人如何派許宏夜探華家莊。怎樣拿獲王先生和一千衆人。許宏怎樣放走王先生。知府大人怎樣派他二探華家莊。就在常日晚上，青雲渡辛遠的兒子，在莊頭暗中他人鬼計，被辛遠拿獲。俺等說明來歷，是他指引俺等到這裏來會這個姓辛的，又說姓華的也在此處，怎的大哥倒一些不知？」王升道：「咳！你中了那老傢伙之計了，此處那裏有什麼姓辛的？這不是成心叫你到這裏來找晦氣麼！」東方德道：「怎的時，俺便再轉去找這老傢伙去！」正在這個時候，只聽康進喊道：「東方大哥：總鎮大人到了！」東方德急忙回頭看時，只見一撥小隊子，擁護着一匹馬，馬上坐的正是高鳳標，心裏正在猶疑。他怎麼也到此地？只聽高鳳標問康進道：「咱派你們出去訪案子拿人，却怎的都跑到這裏來了？」康進回道：「是，下役到這裏正是爲訪案拿人。」便把始末情由，怎的到此，重又說了一遍。誰知高鳳標不聽

則已，一聽這話登時臉色一變道：「怎麼辛遠家裏就是你們幾個去的嗎？」康進道：「是！」高鳳標呸的一口啐道：「你們那裏是什麼出來訪案拿人，簡直是跟咱有些過不去。」說着從身邊摸出一個紙條向地下一擲道：「你們去看！」康進急忙拾起看時，只見上面寫的是：「總督方諭高鳳標知悉，頃據報有土匪數夥，侵入「嶺西浦」農民辛遠家，着即率隊督捕，勿誤！」高鳳標在馬上叱道：「咱差你們到「青雲渡」你們却到「嶺西浦」來惹事，這是什麼意思？」康進只得回道：「回大人：「嶺西浦」便是「青雲渡」，下役原不會錯，只是怎說下役等是匪人，這個却不可不問！」高鳳標道：「你們既去辛遠家裏，怎的又來到此地，你們可知這裏是誰住嗎？」東方德急忙回道：「下役方才問過，知道這裏是方宮保家大老爺的住宅。」高鳳標又啐了一口道：「你們既知道怎的還往這裏來找不自在呢？」東方德道：「下役們只爲是錯聽了那姓辛的指引，正想退去，恰巧大人來到。」高鳳標正要帶人走去，只見那王升跑出來喊道：「大老爺請高老爺進去說話！」高鳳標一聽，只得率衆暫回，便命衆人在外面等候，自己却隨了王升到內宅裏去，不一時，從裏面氣吁吁的走了出來，向衆人叱道：「還不快些回去哩！咱這飯碗多半要砸在你們手裏了，咱說那個姓華的，不要隨便撩撥他，你們却偏要撩撥他，如今弄到老虎頭上去了，看你們却怎生應付？」康進忍不住說道：「這件事又不是俺等

的主意，全是那知府一人所爲，現在何妨全推在他一人身上，不就沒有俺們事了嗎？大人何必急得這種樣子呢？」高鳳標道：「虧你想得到，那知府官兒此時早已壞了，還等咱們去推脫嗎？」說着從身上又掏出一張紙條，遞給康進道：「知府已然壞在這個條兒上了！」東方德一聽登時心裏便轟的一聲，急就康進手裏看時，只見上面寫的是：「山東總督方；據農民辛遠華紀文等呈稱：兗州知府某，累次遣役勒索並假詞陷害，民等無所逃死，特來叩求本督，爲之開說，查辛遠華紀文等，確係安分農民，該知府竟以勒索不遂，欲圖陷害，實屬有玷官箴，着卽暫停本職，來轅候質。其知府一缺，准由知府某暫行代理，此諭！」東方德看完，那汗珠兒便像雨一般落了下來，硬着頭皮向高鳳標道：「照這樣說時俺家大人，確是受了冤了，這裏面的事，大概也瞞不過大人，難道大人便沒有替俺家大人分辯兩句？」高鳳標道：「什麼？替你們大人聲辯兩句，連咱自己還裝在裏頭，沒有地方去聲辯哩！」於是高鳳標垂頭喪氣，率着這八個人與小隊子，直奔渡口而來，只見大小排着三五隻小划子，東方德問高鳳標道：「這些船隻，都是大人自己代來的嗎？」高鳳標道：「怪得你們辦不得事，便會這樣糊塗，你試想想看，從府裏到這「青雲渡」，可有沒有水路？」東方德一想，可不是說差了，自己也覺得好笑。過渡下船以後，只見那開酒館的王老好兒迎了出來，笑向東方德道：「客官不是去象鼻子嶺嗎？却

怎的這一時便即轉來！想莫是忘了什麼東西？呵呀呀！天氣真還有些熱，幾位衣服料汗濕透了，且坐下吃杯茶再走吧！」說着又向東方德笑了一笑，東方德心裏雖然十分不自在，當着高鳳標，却又說不出甚麼來，只好也笑了一笑，回去自辦他們的交待，這且不提，再說華二當家；自從携眷逃到「青雲渡」，便去找自己哥子，把話說了，依着華大官人，當時就要進省去見總督，把那知府參了，倒是華二當家再三攔住說：「這事也不能全怨那知府，要不是吉二和姓馮的去喊告，他們怎能隨便動手呢？」大官人道：「話雖如此，却也不可不去警告他一下，」於是連夜進省，便把此事向方宮保說了，方宮保一來本有些嫉惡的脾氣，二來也怕華大官人是個海內知名之人，如果自己不睬他，或者倒弄出旁的笑話來，所以才行文到府，要把一千人證都解到省裏來，誰知人證還沒解來，就聽說又把差事丟了，心裏使益發長氣，當時就要撤他的官兒，華大官人却在旁邊再三解說：「這件事舍弟究竟也有交友不慎之失，其錯不盡在他，倘若聲張起來，這事情反益發難得收場了。」方宮保道：「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恐怕他們不會就肯這樣丟手，那時你這番好心，豈不瞎費了嗎？」華大官人道：「這倒有個計較在此，就請宮保賞給一個說帖兒，帶在身上，以便做個臨時的法寶，只要他不來，一切全休，他若定要來尋齣惱，那時便怪不得俺對他不義！」方宮保道：「俺還有一個辦法，方才你不是

提起令弟等都住在「青雲渡」辛遠家麼，俺想那辛遠雖然鄉里有些小名，究竟鎮壓那官府不住，恰巧咱大哥就在附近「嶺西浦」住家，最好把家眷也搬到一起去住，他們再來尋藤惱時，就地解決了他們，豈不更好了。」華大官人笑道：「那還有什麼不好！只是益發攪擾不當。」宮保道：「都是自家人，何必這樣客套，反使咱心裏不安！」華大官人於是謝了，拿了札子，辭了宮保，一逕回到「青雲渡」來，這時辛遠已然知道這般人的來歷，心裏也自是敬服，便叫辛飛把王先生和許都頭夏斌馬龍，都送到「黑風崗」去，才把華二當家等安置好了，這時華大官人已回，便來見辛遠說明搬到方宮保家暫住，辛遠知道挽留不住，便叫家人幫同把行李等物送將過去，華大官人却同華二當家來見方大老爺，那方大老爺知道是自己兄弟的好友，更沒得話說，便收拾出房來，請他們住了，少時辛遠過來，見了華大官人，說起方才「隔渡香」酒店老王差小廝來報說：「店裏來了三個人，看樣便像他們府裏那一般人，叫俺等做一準備，特來告知大官人，怎樣辦法？」大官人道：「既是如此便應當想個辦法才好！」辛遠微微一笑道：「這件事不勞大官人掛懷，俺早已有備，」說着便附向華大官人耳邊說了幾句，華大官人笑了一笑便托他多勞，那辛遠便自去了，直到辛遠把東方德等指引到了方宮保家，那華大官人才叫王升把高鳳標叫了進來，當面把宮保給的那個札子交給他，命他回去辦理，那高鳳



標才領了一千差役退去，那「青雲渡」這次絲毫也不會受得損失，這時華大官人見衆役已去，知道以後便會平安無事，便和華二當家把辛遠請來相商，說起禍患已平，還是想把王先生請回來，一同回到華家莊去。辛遠道：「既是兩位官人有這番意思，俺便派家人前去把王先生請到這裏一商如何？」華二當家道：「現時在這裏也是閒着，何不贖到「黑風崗」，逕去找他們，看看他們怎樣的生活。」辛遠道：「如果兩位官人願意去時，俺便命兩個人跟同前去，以免途中出些舛錯，實在是莊上俺離不開，倘能離開時，自應陪官人們走走。」華二當家道：「卽此已叨擾萬分，老當家再謙讓時，愚兄弟益發百分討愧！」辛遠道：「恁的時；俺便派兩人，送官人們去吧！」說時便叫王升去到自己家裏把金威丁立兩個叫來，不一時，兩個來到，一個約在三十上下，一個只有十六七歲，一個威猛健壯，一個短小精幹，進來往那裏一站，辛遠把手一指那個大漢道：「這就是渡口捉拿差役們的金威，來，見過華大官人，華二官人。」金威上前見過禮，華二當家見金威果然是條漢子，便向他說了兩句致謝道勞的話。辛遠又向那個年青的一指道：「這個名叫丁立，兩位官人，莫看他雖然年紀不大，心裏却極有智謀，這次應付那一般人們，全是他一人主張，兩位官人看他可還有機變嗎？」華二當家道：「果然好主張，難得他這一點點歲數，却怎生想來？」辛遠笑道：「兩位官人休要誇他，且看此去如

何？再者還有一件事，要稟告兩位官人，他雖然爲人機警，却最好戲耍不過，無論怎樣要事，他總喜在裏面搗鬼，兩位官人還須留神，在路上如果他犯了毛病，只管斥責，却不要拘着面子，縱養他的壞毛病。」華二當家笑道：「老莊主就是這樣說吧，那裏便會那樣。」辛遠道：「看來天氣已是時候了，兩位官人要去也該去了。」說着向金丁二人道：「俺叫你兩個來，不爲別事，只因華大官人和華二官人要向「黑風崗」去看個朋友，又怕路途上有些不靜，所以差你兩個陪同前去，路上却端須留神，不得大意，倘有差錯，就不要再回來見俺！快備馬去吧！」兩個答應下去。這時已是八月底九月初，天氣已然有些轉涼了，山下的秋風，吹着作響的白楊，臨空的皓日，照着通紅的楓葉，華大官人和華二當家騎着牲口，馬蹄踏踏，胸襟大快，華二當家笑向華大官人道：「若不經此一番折磨，怎能領受這番風光？」大官人道：「這種風光不領也罷，倘若不是宮保肯在其中爲力，恐怕此時，不會便這樣輕描淡寫的就完事吧？以後端須留意，切不可認爲有了後援便任意胡爲，要知母親這般歲數，却再吃不起這般驚嚇哩！」華二當家原是這幾天飽受驚恐，一旦得以平安無事，心裏不覺一快，才說那兩句閒話，如今見哥哥發了牢騷，再不便言語，一時倒弄得除去馬蹄之聲，再聽不見一些聲響，一氣走了約有十來里地，華大官人向華二當家道：「你我只顧了走路，却苦了他們兩個在後面跟隨，且先

找一個地方休息休息，吃些東西再走？」華二當家一想，可不是後頭還跟着兩個人嗎？遂點頭道：「是，是，俺便怎麼會忘了！」回頭看時，金丁兩個依然在後跟隨，却怪臉上連紅都不紅，汗都沒有一顆，仍是談笑自若，華二當家暗暗稱奇，便慢慢的把馬一勒道：「你們兩個可知這裏是什麼所在嗎？」金威急忙答道：「知道，知道，這裏名叫「象鼻子後嶺」，前面那一段長林，名叫「鵝鸚林」，華二當家道：「那裏可以打尖？」金威道：「前邊「鵝鸚林」就是一個大鎮甸，隨便什麼都有，華莊主若要打尖，便請到那裏如何？」華二當家道聲好，撒開轡頭，直奔「鵝鸚林」而來，來到臨近一看，原來這個莊子，全在林子包圍之中，東西一股大道，直通莊內，南北都是些買賣，金威過來牽了華二當家的馬，丁立也接過了華大官人的馬，這時從莊內早已跑出幾個人來，手裏全拿着明晃晃的傢伙，直奔華大官人等而來，丁立，金威，方叫得一聲不好！才要從身上取兵器時，只聽那幾個人喊一聲不相干，復又撤回兵器傢伙跑了回去。華大官人道：「這倒好笑，怎麼這樣嚇人！」華二當家道：「依俺看時，最好是不進莊才好！」依着金威也就不進莊子，偏是那丁立喜事，便向華大官人懇懇道：「大官人你看這件事，可不有些蹊蹺？倒不可不到裏面去看個仔細哩！」說着也不等華大官人發話，便一扯馬環，衝進莊去，華二當家也只好在後面跟了進來。及至到了裏面一看，十家舖子，倒有

九家上了門，再找不出一個可以吃飯的所在，並且有幾個梢長漢子，手裏提了馬棒，在後面偷看着。又走過了幾家，恰好有一個小茶館兒，雖然是開着門，裏面却一個人都無有，丁立向華大官人道：「大官人俺實在走不動了，且在這裏歇息一會兒如何？」大官人道：「任憑你吧！」於是丁立揪住嚼環，大官人從上面跳了下來，金威也扶華二當家下馬，一同走入茶館，丁立喊道：「裏面有人嗎？怎不走出來一個。」一言未了，只聽外面倒喊道：「有一個在這裏。」從外面走進一個身軀矮小滿面泥垢的漢子，身上連衣服都穿不齊全，走進來往那裏一站，向丁立道：「大爺敢是要喝茶嗎？那却要恕過無禮，俺這裏却不賣茶了！」丁立道：「你這裏既不賣茶，却爲什麼張着幌子開着門！敢是欺俺外路人嗎？休走，且吃俺一拳去！」說着一拳飛起，直向那漢子頭上打來，只聽哎呀一聲，那漢子早已蹲在就地，口裏却不住央告道：「大爺休得生氣，且聽俺說！」丁立把眼一瞪道：「講！」那漢子道：「不瞞大爺說，大爺要是前兩天來，俺這裏還賣茶哩！只是……」丁立怒道：「你怎樣道等囉嗦！快講下去！」那漢子道：「只因前天？不是……大前天是大前天，忽然俺這莊裏出了場天禍事，就是在這前邊十來里路，地名「鷹愁澗」，先前原是好生生的，誰知在這前半月，忽然來了一夥強人，把那裏居民轟了，便把那地方佔據下來了，每天只是打家劫舍，做些沒有本錢的勾當，那村上的人，倒有許

多是俺這莊上親戚，便都跑到這裏來避難，俺這莊子雖小，却鬧着親戚分上，那能說上不留，誰知禍事就在這上了，就在大前天晚半天，俺這莊子上有爛檢柴的小廝，名叫禿六兒，那日他出走離俺這村子不遠檢柴，忽然碰見兩個彪形漢子，生得十分尷尬，禿六兒本打算跑，却吃那兩個漢子攔住，便問起禿六兒是不是住在這個村裏？千不該萬不該，禿六兒不該說出個是字來，當時那漢子哈哈一笑，便向那個漢子把眼一擠道：「這件事就全偏勞了他吧！」說着從身上掏出一張紙來，交給禿六兒道：「這張紙兒，就煩你拿了回去，給你們村裏主腦人看，叫他三日之內，照書辦事，如要違了俺的囑咐，叫你們村裏人把脖子伸長了，等俺來砍個樣兒你們看。」千不該萬不該，禿六兒那廝又不該把那紙條拿了回來，大爺你道那紙條上寫的是什麼？說出來真要嚇死人！」丁立問道：「那麼：那張紙條上面寫的都是什麼？你可記得？」那漢子道：「怎的不記得，上面寫的是：「鷹愁澗大寨主梅花龍字告爾等百姓得知，本寨現在缺糧，打算到你莊來借，只是因爲看在鄉里面子上，不願領兵來殺，你等應明白好意，知事務者，限三天之內，快送大米三千斤，乾柴二十担，羊十隻，豬二十隻到本寨裏來，本寨體念上天好生之德，絕不妄殺一人，如三天不來，那時莫怪本寨主無情，必要領兵把你們村子全都洗過，那時不要後悔，本寨主梅。」下面還畫了一個十字。」丁立聽他念完，簡直笑得肚子都有些痛

了，便忍着笑問道：「那麼你們村子裏既然接到了這個紙條，倒是怎樣準備了呢？」那漢子道：「準備什麼？大爺那裏知道，俺這村子一共也不到五十戶人家，有錢的也不過十戶八戶，那裏能夠應付得起？」丁立道：「就是沒有東西，也應當預備一個人和他說一句話呀？」那漢子道：「誰說不是？俺村裏見了字帖之後，大家全都着了慌，有的說趁他沒來，大家先跑，有的說，跑不得，他們既有這種打算，便不免有人在這村旁暗探，那時不但走不脫，還得要受他的害，有的說，不如把村裏人齊集一處，找些兵器傢伙，等他們來了，和他們廝拼，拼得過，自然是沒話說，拼不好，那時就是死在他們手裏，也就甘心瞑目了，於是由每家選出一個人，準備和他們廝鬥，今天已是第三天了，恐怕他們不久便要來，所以大爺們今天來是沒有開店賣什物的。」正說時，祇見從遠遠跑來一人，那漢子一見，登時站起，只見跑來那人向那漢子道：「孫老二呀！你怎樣便這等沒緊沒慢，現在已是什麼時候了？你還在這裏唱大江東，江爺在那裏等着你哩！」那漢子道：「俺以爲時候還早，在這裏陪這幾位說兩句話，也值得這樣大驚小怪，你先走，俺隨後就去。」那人道：「沒的扯淡，願陪客人說話，說到天明也與俺無相干，你有本事你不會不去！」說着都棄去。

漢子去了罵道：「什麼狐假虎威，要沒有你們，還許壞不了事哩！什麼豕來了，一樣也會屁滾尿流，現在還充什麼

好朋友！」說着向丁立一笑。  
的時候，他們來了，再走恐怕就

話也講完了，大爺同着這幾位也該走了，不

。」這時華二當家也聽明白了，便向丁立

道：「這位鄉親說的是，俺等還是走吧！」丁立道：「二當家真是胆子小，這怕什麼？這樣好熱鬧不看，還去看什麼？再說我們這時要走，一時也來不及了，倘若半路上遇見什麼梅寨主，那時豈不是自找苦吃，依俺看還是在這裏躲一時的好。」華二當家正待再向了立說什麼時，只聽前邊一陣喧嚷，那漢子方喊一聲不好！只見那一班人早已擁了進來，為頭的一人，約摸也有四十多歲，禿着頭，披了一件短衫，手裏拿了一把鬼頭刀，大踏步搶了進來，直奔那漢子，那漢子一見便吓的雙膝一跪，口裏喊道：「江爺饒命！」那漢子罵道：「俺是你什麼江爺，你眼裏還有俺在嗎？饒了你，便沒了俺，不要費話，吃俺一刀去！」說時一刀早已當胸砍下，只聽撲咚一聲，兩個裏早倒了一個。原來丁立看那漢子要殺那孫老二，要攔已是不及，便在底下掃了他一跛脚，那漢子却不曾防備，便一下摔倒，刀也撒手扔出多遠，那漢子登時大怒向那孫老二道：「好哇！怪不得你這麼大樣？原來你却和人家連了手！」說着又向跟來的人道：「你們便怎麼這樣膿包，看見俺被人家收拾了，你們連動也不動，還不快快上前把那廝們替俺捉住！」大家應聲便都向華二當家等四人跟前走來，華二當家見事已經鬧到這步田地，走是一定走不脫的，現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1137B



